能改齋漫錄

能改齋漫錄十八卷宋吳曾撰曾字虎臣崇仁人秦檜當國時曾上所業得官紹興癸酉自敕局改右承奉郎主奉常簿爲玉牒所檢討官遷工部郎中出知嚴州致仕卒此書末有其子復跋稱所記凡二千餘條疏爲十八卷自元初以來刊版久絕此本乃明人從秘閣抄出原缺首尾兩卷焦竑家傳寫之本遂以第二卷第十七卷各分爲二以足其數實非完帙然考趙彥衛雲麓漫抄云秦檜卒後曾不敢出其第十九卷自稱云云則似當日已無定本矣是書劉昌時蘆浦筆記嘗摘其舛誤十一條頗中其失至以荀彧爲漢之忠臣以馮道爲大

人其是非甚為乖剌又如孫仲鼇有秦檜詩亦經載入
則其黨附權奸昭然可見特以曾記誦淵博故諸家考
證之文時多徵引覽者政當置其人品而論其學問棄
其瑕纇而取其英華爾

能改齋漫錄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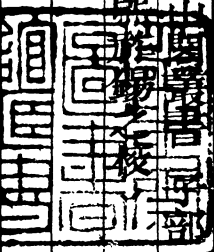
能改齋漫錄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宋吳曾撰

事始

樓羅

黄朝英緗素雜記論樓羅云酉陽雜俎云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堋各有聲勢稍傖者多會于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予讀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則知樓羅之言起已多時又蘇鶚演義云樓羅幹了之稱也俗云騾之大者曰樓騾騾羅聲相近非也又云婁敬甘羅亦非也葢樓者攬也羅者綰也言人善幹辦于事者遂謂之樓羅樓字從手旁作婁爾雅云婁聚也此說近之然南史顧歡傳云蹲夷之

儀婁羅之辨又談苑載朱貞白詩云太婁羅乃止用婁羅字又五代史劉銖傳云諸君可謂僂儸兒矣乃加人焉以上皆朝英說然予以爲此說久矣北齊文宣帝時已有此語王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蓋不始于梁元帝之時以表考之梁簡文帝卽位是歲己巳次年庚午北齊宣帝卽位至壬申年梁元帝方卽位今據緗素雜記以樓羅事引梁元帝風人辭爲始不當蓋元帝在宣帝之後

麥秋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宋子京有帝幸南園觀刈麥詩云農扈方迎夏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謹按物成熟者謂之秋取揫斂之義故謂四月爲麥秋余按北史蘇綽傳云布種既訖嘉苗

須理麥秋在野蠶停于室則麥秋之說其來舊矣已上皆朝英說予考麥秋之始在禮記月令自有成說何必引蘇綽說耶釋其義則景文之說尤盡及觀王荆公絕句云荷葉初開筍漸抽東陂南蕩正堪遊無端隴上翛翛麥橫起寒風占作秋此又何也然景文所注本出蔡邕月令章句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爲春熟爲秋故麥以孟夏爲秋

廋詞

太平廣記引嘉話錄載權德輿言無不聞又善廋詞嘗逢李二十六于馬上廋詞問答聞者莫知其所說焉或曰廋詞何也曰隱語耳語不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此之謂也已上皆嘉話所載予按春秋傳曰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莫也

對曰有秦客廋詞于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楚申叔時問還無社曰有麥麴乎有山鞠藭乎益二物可以禦濕欲使無社逃難于井中然則廋一字雖本于論語然大意當以春秋傳爲證東坡和王定國詩云巧語屢曾遭薏苡廋詩聊復託芎藭

主者施行

今朝廷行移下州縣必云主者施行者本後漢黃瓊傳也

鴟夷子皮

王觀國學林新編論鴟夷子引史記伍子胥傳及應劭注及前漢食貨志顏師古注云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爲故曰子皮又

引陳遵傳載揚雄酒箴曰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然則范蠡自號鴟夷子皮又號陶朱公託鄙名以自晦其迹耳以上皆王說予按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樹鴟夷子皮于田常之門孔叢子嘗作詰墨曰夫樹人為信己也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又陳常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其終不樹子皮審矣此孔叢子辯孔子不樹子皮之義也以是知鴟夷子皮又見于孔子不獨范蠡也

浴處挂壺于門

今所在浴處必挂壺于門或不知其始按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鄭司農注曰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又

別注曰挈讀如挈髮之挈壺盛水器也乃知俚俗所爲亦有所本

萬歲之呼

高承事物紀原云萬歲之始考古逮周末有此禮戰國時秦王見藺相如奉璧田單僞約降燕馮諼焚孟嘗君債劵左右及民皆呼萬歲蓋七國時衆所喜慶于君者皆呼萬歲秦漢以來臣下對見于君拜恩慶賀率以爲常已上皆高說予按大雅云虎拜稽首天子萬壽人臣之奉上以萬歲疑發于此

膾殘魚

太平廣記載洛陽伽藍記云晉寶誌嘗于臺城對梁武帝喫

膾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師何云爾誌公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如今秣陵尚有膾殘魚也予按越王勾踐之保會稽方斫魚爲膾聞吳兵至弃其餘于江化而爲魚猶作膾形也故名膾殘魚亦曰王餘魚以是知膾殘魚不始于誌公又博物志曰孫權曾以行食膾有餘因棄之中流化而爲魚今有魚猶名吳餘膾者長數寸大如筋尚類膾形也吳都賦曰片則王餘王逸注曰王餘魚其身半也俗云越王膾魚未盡因以其半棄之爲魚遂無其一面故曰王餘也

洪州爲鎮南軍

唐咸通六年安南久屯兩河銳士死瘴毒者十七宰相楊收議罷屯軍以江西爲鎮南軍募彊弩二萬建節度且地便近

易謂度詔可然則以洪州爲鎭南軍始于咸通六年

人君葬地爲山陵

漢以來人君所葬之地爲山陵如高祖之長陵是已然呂不韋說秦昭王太子曰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注云山陵喩尊高也崩死也然則以葬地爲山陵久矣出戰國策

身閉鼻齆

世以身不修飾者爲閉鼻不淸亮者爲齆蓋有所本也王充論衡別通篇鼻不知香臭曰齆人不知是非爲閉

不癡不聾

北史長孫平隋開皇三年爲工部尙書時有人告大都督邴

紹非毀朝廷爲憤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諺云不癡不聾不做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予按愼子曰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瞽不聾不能爲翁乃知此語久矣愼子名到南史庾仲文傳亦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因話錄載唐肅宗謂郭子儀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

焚香始于漢

李相之賢已集謂焚香之始云本佛圖澄傳襄國城塹水源暴竭石勒問澄澄曰今當敕龍取水乃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數百言水大至予按江表傳有道士于吉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又按漢武帝故事亦云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

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然則焚香自漢已然矣

詩人用儂字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江左人稱我汝皆加儂字詩人亦或用之孟東野詩云儂是拍浪兒是也予以隋煬帝亦嘗用矣大業拾遺記與宮女羅羅詩云幸好留儂伴儂睡不留儂住意如何又云此處不留儂更有留儂處又古樂府宋鮑照吳歌云但觀流水還識是儂流下又云歡見流水還識是儂淚流晉太元中子夜歌云故使儂見郎又云儂亦吐芳詞又云儂亦恃春容又云儂年不及時又云儂作北辰星又云動儂含笑容所用甚多然則吳音稱儂其來甚久詩人用之豈始東

野耶石崇亦有懊儂歌

歡稱婦人

晉吳聲歌曲多以儂對歡詳其詞意則歡乃婦人儂乃男子耳然至今吳人稱儂者唯見男子以是知歡爲婦人必矣懊儂歌云潭如陌上鼓許是儂歡歸又云我與歡相憐又云我有一所歡安在深閤裏又華山畿云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又讀曲歌云思歡久不愛獨枝蓮只惜同心藕又云憐歡敢喚名念歡不呼字連喚歡復歡兩誓不相棄予後讀通典見序常林歡云江南謂情人爲歡然後始恨讀書之寡

謂父爲爹

儂歡出于江南風俗政猶以父爲爹爹音徒我反南史武興王

憯爲荆州刺史惠及百姓詔還朝人歌曰始與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方言謂父爲爹故云

樂府名大郎神

本朝樂府有二郎神非也按唐樂府雜錄曰離别難武后朝有一士人陷冤獄籍其家妻配入掖庭善吹觱栗乃撰此曲以寄情焉初名大郎神蓋取良人行第也旣畏人知遂三易其名曰悲切子又曰怨回鶻乃以大爲二傳寫之誤

歌辭曰曲

自昔歌辭或謂之曲未見其始琴書曰蔡邕嘉平初入青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南曲有澗冬夏常綠故作淥水中曲卽鬼谷

先生舊所居也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北曲高巖猿鳥所集感物愁坐故作坐愁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三年曲成出示馬融甚異之然漢蘇武詩云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則音韻稱曲其來久矣又按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旁午之義

古文今字言旁午之義按儀禮曰度尺而午注曰一縱一横曰旁午

民曰黔首

史記秦紀秦命民曰黔首然禮祭義篇宰我問孔子而孔子曰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然則以黔首

命民久矣

屋翼名搏風

今之屋翼謂之搏風見儀禮士冠禮篇云直于東榮鄭氏注曰榮屋翼也唐賈公彥疏曰榮屋翼也者卽今之搏風又云榮在屋棟兩頭與屋爲翼若鳥之有翼故斯干詩美宣王之室云如鳥斯革如翬斯飛與屋爲榮飾故云榮也

恅愺

文士以作事迫促者通謂之恅愺見陸士衡文賦曰恅愺瀾漫亡耦失疇埤蒼曰啅嘐寂靜也啅嘐與愺恅音義同愺麄老切恅閶草切

唐突

也蓋聞之謹于許可者如此前輩以本朝古文始於穆伯長非也

右軍承漢書誤

王彥輔麈史與陳正敏遯齋閒覽皆云余季父處中云王右軍蘭亭記其文甚麗但天朗氣淸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余亦謂絲竹管絃語亦重複以上皆陳語予考漢書張禹傳云後堂理絲竹管弦乃知右軍承漢書之誤

絳州牧辟張璪推官

張璪本農家子年三十餘始就學遂號通儒晩居絳臺會絳牧左右無佳士率撓郡政牧患之而未有策有客諭以璪者若置諸賓席則左右不令而自改矣牧備禮以請璪璪辭以

病牧竊訝之因託所親叩其所以然瑑曰郡牧眞賢但左右弄才汙之瑑若受其請欲盡去其左右之不卒者慮不能行且憂返爲此輩所賣則瑑之道不行必矣牧聞之嗟賞再三使謂之曰秀才姑受禮命某能行之尋奏辟絳州防禦推官向來所謂不法者盡逐之杜絶請託獄訟無私翕然稱治後唐明宗因是識擢歷漢周官止侍御史吳子曰君之用臣臣之事君能如絳之賓主天下豈有不平乎是以孔明王猛雖以偏方小國用于艱難之時卒見取於天下後世者亦由此而已

李逢吉裴度諫穆宗

古人有言曰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

相印一紐前古所無也

和買

和買二字見孔穎達左氏正義昭公十六年晉韓起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子產曰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强奪商人是敎敝邑背盟誓也穎達云上稱買諸賈人則是和買而子產謂之彊奪者韓子以威逼之其賈必賤故商人欲得告君大夫子產知其非和買故云然也

鹽豉

鹽豉古來未有也禮記內則炮豚之法云調之以醯醢尚書說命篇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左傳晏子曰水火醯醢鹽梅以

烹魚肉是古人調鼎用梅醢也而言不及豉古人未有豉也止用醬耳禮記內則楚辭招魂備論飲食而言不及豉史游急就篇乃有蕪荑鹽豉史記貨殖傳曰蘖麴鹽豉千合及三輔決錄曰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蓋秦漢已來始爲之耳

冕始于胡曹

高承事物紀原云冕說文曰黃帝初作冕世本曰黃帝作旒冕宋衷云冠之垂旒者通典曰黃帝作冕垂旒目不斜視也已上皆高承說予以高承未見世本全文也蓋世本云胡曹作冕注云胡曹黃帝臣也然則作冕始于胡曹耳

經典無騎字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杜預注曰欲與公輕歸宋劉炫謂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予按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謂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乃漢世書耳經典並無騎字

回祿爲火神

經傳多以祝融回祿爲火神祝融則無可疑者回祿則未之見也予按周語曰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注云融祝融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注云回祿火神鄭語云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昭公二十九年左傳曰火正曰祝融又曰顓頊氏有子

曰黎爲祝融故太史公採取二傳以爲楚世家云顓頊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高辛氏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楚其後也以此考之則祝融之後有吳回陸終回祿者回陸也舉二人而言耳陸祿音相近帝嚳旣誅重黎而以吳回陸終爲後復居火正而爲祝融則前古以回祿配祝融而爲火神可以無疑矣

羮音郎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史記前漢羮頡侯劉信潁川地名不羮

者羹音郞春秋昭公十二年左傳今我大城陳蔡不羹陸德明音羹　羹音郞前漢地理志潁川郡定陵縣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顏師古曰羹音郞羹音郞者自古所呼如此宋玉招魂曰肥牛之腱臑若芳和酸若苦陳吳羹以音韻協之亦讀羹爲郞已上皆王說予按古者羹臛之字音皆爲郞不止宋玉招魂也故魯頌閟宮與史游急就章羹與房漿糠爲韻至于以不羹爲郞者孔穎達云近世以來方讀如此不知又何也

直閣名官

馮章靖公元字道宗真宗大中祥符末元嘗講易泰卦賜五品服除直龍圖閣直閣名官蓋始于此

立千丈架閣

仁宗朝周湛爲江西轉運使以江西民喜訟多竊去案牘而州縣不能制湛爲立千丈架閣法以歲月爲次嚴其遺去之罪朝廷須諸路爲法

本朝制置使

本朝制置使始于楊允恭太宗命允恭爲洛苑副使江淮兩浙都大發運擘畫茶鹽捕賊事先是三路轉運使上供米不過三百萬石允恭盡籍三路舟卒與所運物數擇才吏授之江浙所運止淮泗由淮泗輸京師行之一歲上供者六百萬即命允恭爲發運制置使改擘畫爲制置

省名禁

省中舊名禁中避元后諱改爲省中見漢書

下見上謂之參

下見上謂之參葢始于戰國時也戰國策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卽可矣不則不見也秦王許之

試詩賦題示出處

本朝試進士詩賦題元不具出處因淳化三年殿試卮言日出賦獨路振知所出遂中第三人是年孫何第一人朱台符第二人亦不能知止取其文耳自後所試進士詩賦題皆明示出處

端溪硯

端州石唐世已知名許渾歲暮自廣江至新興詩云洞丁多斵石蠻女半淘金自注云端州斵石李賀青花紫石硯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柳公權論硯亦云端谿石爲硯至妙也

奏御劄子稱進止

今奏御劄子各稱進止自唐已然顏眞卿上疏曰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

糊名考校

取士至仁宗始有糊名考校之律雖號至公然尚未絶其弊其後袁州人李夷賓上言請別加謄錄因著爲令而後識認字畫之弊始絶

禱祠習儀

仁宗時天子親祠祠部言周官宗伯凡王之禱祠肄儀爲位鄭康成曰若肄司徒府而令百官郎祠所習儀不敬請從尚書省至今循之

賣坊場河渡

本朝賣坊場河渡始于熙寧間荆公建議然古亦有之按水經漢武微行柏谷遇辱賣門感其妻深識之賜以河津令其鬻渡

鄭宋修韻略

互注禮部韻略敘云自慶歷間張希文始以圈子標記禮部因之頗以爲便元祐復詩賦嘗加校正尋又罷云云然予嘗

考之禮部韻略凡三經修矣景祐初鄭文肅戩天休爲太常博士考校御試進士與宋景文建議禮部所行韻略及廣韻繁簡失當訓詁不正有司考士多以聲病被黜三韻是正音訓書成學者以爲便然則景祐初鄭宋已修韻略不始張希文也

封還詞頭

仁宗時胡文恭公宿武平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出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出未幾召復故職宿封還詞頭翼日上謂宰相曰前代豈有此故事否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年富弼亦曾封還辭頭然則唐制給事中亦草制耶故袁高得伸其志

今考龍川別志載劉從愿妻遂國夫人寶元中出入內庭以此獲罪久之得復入富鄭公時知制誥遂國復還國封制旣下鄭公繳還辭頭封命遂寢唐制爲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詞頭蓋自鄭公始已上皆蘇說蓋唐給事中亦草制耳蘇偶忘之耶

禁蕃曲氈笠

崇寧大觀以來內外街市鼓笛拍板名曰打斷至政和初有旨立賞錢五百千若用鼓板改作北曲子并著北服之類並禁止支賞其後民間不廢鼓板之戲第改名太平鼓續又有旨一應士庶于京城內不得輒戴氈笠子如有違犯並依上條

導駕官朝服

政和元年十二月戊戌詔自今後導駕官並朝服結佩應親祠除祭服外餘並朝服不得常服

試辭學兼茂科格制

大觀四年四月禮部奏擬立到歲試辭學兼茂科試格制依見行體式章表依見行體式露布如唐人破蕃賊露布之類已上用四六頌如韓愈元和聖德詩柳宗元平淮夷雅之類箴銘如揚雄九州箴又如柳宗元塗山銘張孟陽劍閣銘之類誡諭如近體誡諭風俗或百官之類序記依古體亦許用四六臨時取四題分作兩場內二篇以歷代史傳故事借擬爲題餘以本朝故事或時事並限二百字以上箴銘限一百

字以上奉聖旨依

　勿破他故事

故事知制誥見宰相止用平狀非朔望而見則去韡笏張文節公知白在中書頗重典故時徐奭知制誥初投刺以大狀後又請見多具韡笏張力辭此二事且述舊制謂徐曰且勿破他故事

能改齋漫錄卷一

能改齋漫録卷二

事始

宋敏求家報狀皆全

熙寧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嫌其御殿視朝乃晦日帝謂侍臣若當郊祀歲奈何或言景祐三年十一月晦冬至郊祀乃用十五日帝疑其不經宋敏求奏當時以月晦祀天為非宜移用十五日甲子故詔書曰月既肇于黃鍾日且臨于甲子修史者病于太質删去詔文遂無考據臣家有其日報狀可以照驗即取以進帝稱善蓋公家自祖宗朝至熙寧中報狀皆全故也

製玉魚袋

宋敏求甍後因討論典故帝考初製玉魚袋欲賜荆揚二王疑非故實丞相王文恭公召宋公次道諮之宋曰按唐六典親王三品以上二王後服用紫飾以玉帶及魚袋皆飾也文公挾策以進議遂定

俗語踏䟦

俗語以事之不振者爲踏䟦唐人已有此語酉陽雜俎錢知微賣卜爲韻語曰入足兩頭點土中心虛懸蹹䟦不肯下錢

察官不論事

察官不得論事自常希古始常蓋元祐間東坡所薦也

唾面自乾

唐婁師德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者

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其自乾耳蓋本尚書大傳大戰篇太公曰罵汝毋歎唾汝毋乾毋歎毋乾是謂艱難

裝潢子

俗以羅列于前者謂之裝潢子自唐已有此語矣唐六典崇文館有裝潢匠五人熟紙匠三人祕書省有熟紙匠裝潢匠各十人

留守

留守二字按漢外戚呂公傳戚姬常從上之關東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疏高承事物紀原乃云留守始于唐非也

登聞鼓院之始

高承事物紀原著登聞鼓院之始云國朝會要曰鼓院舊曰鼓司景德四年五月九日詔改爲登聞鼓院予按資治通鑑魏世祖懸登聞鼓以達寃人乃知登聞鼓其來甚久第院之始或起于本朝也

給公驗

唐宣宗時中書門下奏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乃知本朝僧尼出遊給公驗自唐已然矣

日歷之始

唐順宗時宰相韋執誼監修國史奏始令史官撰日歷此日歷之始也見通鑑

增穀價

范蜀公記范文正治杭州二浙阻饑穀價方湧斗錢百二十公遂增至斗百八十衆不知所爲公仍命多出牓沿江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于是商賈聞之晨夜爭進唯恐後且虞後者繼來米既輻湊遂減價還至百二十包孝肅公守廬州歲饑亦不限米價而商賈載至者遂多不日米賤子按此策本唐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到官值旱饑穀價日增或請其抑價坦曰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既而米斗價一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三司使之職

國初有鹽鐵度支戶部三司使之職蓋始于唐末天祐三年以朱全

忠爲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于此全忠辭不受

稱裁旨

近世自鈞旨臺旨而下稱裁旨按李罕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以狀白李克用曰薛鐵山死州民無主慮不逞者爲變故罕之專命鎮撫取王裁旨

將帥遙領州鎮

本朝武臣有遙領郡刺史之職按唐光啓二年二月王重榮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以建遙領壁州刺史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見通鑑

探事察子

近世官司以探事者謂之察子按唐高駢在淮南用呂用之

爲巡察使用之募險獪者百餘人縱横閭巷間謂之察子此其始也

舉選人充京官

國初自太宗以來通判得舉選人充京官運判所舉人數與提刑等至熙寧元年六月有旨今後通判更不舉選人充京官運判比提刑減半自是年始也

行狀

自唐以來未爲墓誌銘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之按梁江淹爲宋建平王太妃周氏行狀任昉沈約裴子野皆有行狀

口號

郭思詩話以口號之始引杜甫歡喜口號絶句十二首云觀其辭語殆似今通俗凱歌軍人所道之辭余按梁簡文帝已有和衛尉新渝侯巡城口號不始于杜甫也詩云帝京風雨中層闕煙霞浮玉署清餘熱金城含暮秋水光凌郄敵槐影帶重樓然杜甫已前張說亦有十五夜御前口號踏歌辭二首其一云花萼樓前雨露新長安城裏太平人龍銜火樹千燈艶雞踏蓮花萬歲春其二云帝宮三五戲春臺行雨流風莫妒來西域燈輪千影合東華金闕萬重開

乾笑

世以笑之不情者爲乾笑按宋范蔚宗謀逆就刑于市妻來別駡曰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蔚宗乾笑而已乾

笑此爲始

名紙

名紙之始高承事物紀原云釋名曰書名字于奏上曰剌後漢禰衡初遊許下懐一剌旣無所之適至于剌字漫滅蓋今名紙之制也則名紙之始起于漢剌也以上皆高說予以爲不然蓋禰衡傳只言剌不言名紙雖名紙爲剌之變然高說無所據予按梁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紙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蓋名紙始見于此

節度

高承事物紀原云節度本後漢公孫瓚討烏桓詔令受劉虞節度唐室名使蓋取此義唐制邊圉戎寇之地則加以旌節

謂之節度始自睿宗景雲二年四月以賀拔延嗣爲河西節度使以上皆高說予按吳志諸葛恪傳孫權欲試以事令恪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注引江表傳曰權爲吳王初置節度官使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徐祥祥死將用恪諸葛亮與陸遜書曰家兄年老而性疎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啟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卽轉恪領兵以此見漢有節度之意而無其官唐有其官而在孫權之後也

起復之禮

高承事物紀原云起復本禮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

伯禽有爲爲之也注云魯徐戎作難有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故春秋亦紀晉襄公墨衰之事漢唐以來遂有起復之禮蓋自伯禽始也以上皆高說予按前漢翟方進在喪既葬二十六日除服起視事後漢桓焉爲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夫謂之起復者就喪起之復令視事耳高承無所據但泛言漢唐而巳故予疏二條以見其始

梵音

梵音之始內典云陳思王子建游于魚山聞空中有梵音寥亮乃敎人效之得傳于今西方梵云唄敢匿耶本梵音也

待制

高承事物紀原待制之始云唐永徽二年十二月五日詔許敬宗每日待制于武德殿此始有待制之名永泰元年三月一日敕裴冕等並集賢待制此始有待制之所然則蓋唐設官也以上皆高說予以爲高以永徽始有待制之名是矣至謂永泰時始有待制之所則非也何以言之按唐武后謂員半千曰久聞爾名謂是古人乃在朝列宜留待制即詔入閤供奉後與邱悅王勮石抱忠爲宏文館直學士又與路敬分日待制顯福門下夫武后時半千等已分日待制于顯福門下則待制之所不始于永泰元年明矣

墓路稱神道

葬者墓路稱神道自漢已然矣襄陽耆舊傳云習郁爲侍中

時從光武幸黎邱與帝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封襄陽侯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廟或呼蘇嶺山爲鹿門山然歐公集古跋尾云右漢楊震碑首題云故太尉楊公神道碑銘乃知立碑墓路而稱以神道始漢無疑

行事舉例

今朝廷行事有法所不載者必舉例以行然自南朝已然矣江夷右僕射主上欲用其領詹事語王准之卿可覓比例准之對曰臣當出外尋訪准之後見主上問近所道事卿已得例未准之曰謝炎右僕射領詹事炎即謝公之子恐夷非其例事遂不行

舍弟之稱

兄稱弟曰舍弟亦有所本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

監司稱職司

本朝官制由監司而稱職司如提點刑獄轉運副使之類按隋蘇威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唐陸贄曰是以職司之内無成功

侍讀

高承事物紀原云侍讀之始本唐明皇開元三年七月敕每讀史籍中有闕宜選耆儒博碩一人每日侍讀故馬懷素褚无量更日入直此侍讀之始也以上高說予按南史宜都王

鑑初出閤時陶宏景爲侍讀乃知侍讀之名自梁朝已有之矣

御筆

天子親劄謂之御筆始于北史元魏彭城武宣王勰傳云帝令勰爲露布辭曰臣聞露布者布于四海露之耳目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爲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

書簡用多幅

唐盧光啓策名後揚歷臺省受知于租庸張濬出征并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别爲一幅朝士至今斆之蓋重疊别紙自光啓始也見北夢瑣言乃知今人書簡務爲多幅其來久矣

監司之職

本朝官至運轉判官提舉常平謂之監司按徐邈與范甯書曰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淸濁能否與事而明乃知監司之職魏晉以來有之矣

試賦八字韻脚

賦家者流由漢晉歷隋唐之初專以取士止命以題初無定韻至開元二年王邱員外知貢舉試旗賦始有八字韻脚所謂風日雲野軍國淸肅見僞蜀馮鑑所記文體指要

冬年賀狀

今世州郡冬年二節通用賀狀其兩句云應時納祐與國同

休蓋本于晉何充賀正表云璇衡運周元正肇祚伏惟陛下應乾納祜與天同休

殿試有官人不爲第一

本朝殿試有官人不爲第一人自沈文通始迄今循之以爲故事然徽宗朝戊戌牓嘉王楷第一人登仕郎王昂第二人顧天選第三人徽宗宣諭嘉王楷有司考在第一不欲以魁天下以第二人爲榜首是歲昂以有官人爲殿魁以此知有司亦失于契勘也

以物質錢爲解庫

江北人謂以物質錢爲解庫江南人謂爲質庫然自南朝已如此按齊陽玠談藪云有甄彬者有行業以一束苧就荆州

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于苧束中得金五兩云云

三館可稱學士

學士惟三館可稱他則否按唐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故簪談云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曰徽宗以前州縣官蔑有以學士稱者至渡江後苟有一官未有不稱紹興末臣僚有論列者嘗有旨禁之然今習俗猶爾也

搭猱

俗以不情者爲搭猱唐人已有此語周顗處士荅賓從絶句云十載文章敢憚勞宋都迴鷁爲風高今朝甘被花枝笑任道尊前愛搭猱

注疏之學

國史云慶歷以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父爲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荆公修經義蓋本于原父云英宗嘗語及原父韓魏公對以有文學歐陽文忠公曰劉敞文章未甚佳然博學可稱也

併當二字

併當去聲二字俗訓收拾然晉已有此語按世說長豫與丞相語常以謹密爲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常爲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簏封而不忍開

禁殺牛

南史梁傳昭性尤篤謹子婦家常得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乃知牛之禁殺自梁已然矣

一領簟

簟可以言一領世說王大見王恭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

一頓食

食可以言一頓世說羅友嘗伺人祠欲乞食主人迎神出曰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

女稱娥

唐樂府有憶秦娥娥字見史記齊悼惠王傳王太后有愛女

曰修成君修成君有女名娥後漢順帝乳母宋娥又史記外戚世家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衆人謂之娙娥

犢羫魚尾

犢亦可以稱羫魚亦可以稱尾宋沈攸之使范雲餉武陵王犢一羫柳世隆魚三十尾皆去其首

經紀語

江西人以能幹運者爲作經紀唐已有此語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斂太宗嘗賜諸王帛勑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

關節

世以下之所以通欵曲于上者曰關節然唐已有此語段文

昌言于文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又唐摭言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按漢佞幸傳高祖有籍孺孝惠時有閎孺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乃知關節蓋本于關說也

銀版

銀笏亦可以稱版唐韓滉遣使獻羅每擔夫冀曰金一版

宗衮

宋莒公以宋元憲爲宗衮未詳朓詔謝安爲宗衮謝詩云阽危賴宗衮微管寄明牧

歌曲以闋爲稱

歌曲以闋爲稱按呂氏春秋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

足以歌八闋

佛妝

張芸叟使遼錄云北婦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妝子按後周宣帝傳位太子自稱天元皇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妝以是知北妝尚黃久矣

恩府

以恩地爲恩府始于唐馬戴戴大中初爲掌書記于太原李司空幕以正言被斥貶朗州龍陽尉戴著書自痛不得盡忠于恩府而動天下之浮議云云見金華子雜編

二稅起徵用周制

本朝夏秋二稅起徵以六月十月一日至今州縣遵用按王

溥五代會要周顯德三年十月宣三司指揮諸道州府今後夏稅以六月一日起徵秋稅至十月一日起徵永爲定制乃知本朝循用周制

以舟量物

魏武帝時孫權曾致巨象武帝欲知其斤重鄧哀王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不校可知矣武帝卽時行爲時王方五六歲予按符子曰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圊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之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命水官浮舟而量之其重千鈞其巨無用云云乃知以舟量物自燕

昭時已有此法矣不始于鄧哀王也

牀凳子

牀凳之凳晉已有此器世說顧和與時賢共淸言張元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七歲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在鐙下乃作此鐙字今廣韻以鐙爲鞍鐙之鐙豈古多借字耶凳廣韻云出字林殆後人所撰耳廣韻別出一橙字注云几橙其義亦通

軍卒爲健兒

今所在以軍卒爲健兒往往以杜詩健兒勝腐儒爲證非也按世說祖逖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庚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

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刼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東晉時軍卒已有健兒之稱

風聞二字

風聞二字出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賈逵國語注曰風采也采聽商旅之言故沈約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而魏任城王澄表以爲法忌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

婦女稱姐

婦女以姐爲稱說文曰爐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子也切近世多以女兒爲姐蓋尊之也按魏繁欽與文帝牋曰自左騏史妠謩姐名倡魏志曰文帝令杜夔與左騏等于賓客之中

吹笙鼓琴李善注云其史妠謇姐蓋亦當時之樂人以是知婦人之稱姐漢魏已然矣

表文末云屛營

今世表文末云屛營之至屛營二字見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屛營東漢劉陶上議曰屛營彷徨不能監寐而任昉與梁高祖牋亦云不勝荷戴屛營之至

倉廩字

倉廩二字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雖其義如此然後世作文者亦未嘗分別而用漢志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如廣韻云倉有屋曰廩蓋此意出于邕後也齊職儀曰太倉令周司徒屬官有廩人倉人則所主蓋亦異矣

正五九月不上任

本朝士大夫相傳正月五月九月不上任以火德王天下正五九月皆火德生壯老之位其説無稽也其後見寶苹唐書音訓其注高祖紀正五九三月不行死刑引釋氏智度論曰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月五月九月照南贍部洲故以此月省刑修善予以是知正五九所以不上任者政以此耳蓋士大夫初到官必施刑責今之州郡所以爲供給者此三月不支羊肉錢蓋沿唐故事但歷時久遠無有能討其源流者耳偶讀寶所引用于是始知不用正五九上官之理信乎天下之書要當無所不讀

俗駡客作

江西俚俗罵人有曰客作兒按陳從易寄荔與盛參政詩云櫻桃眞小子龍眼是凡姿橄欖爲下輩枇杷客作兒盛問其說云櫻桃味酸小子也龍眼無文采凡姿也橄欖初澁後甘下輩也枇杷核大肉少客作兒也凡言客作兒者傭夫也

罷休

吳人言罷則以休繼之古如是也吳王闔閭語孫武曰將軍罷休

點心

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爲點心自唐時已有此語按唐鄭傪爲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其弟舉甌已罄俄而女僕請飯庫鑰匙備

夫人點心修詬曰適已給了何得又請云云

俞通用之辭

世俗以俞字不可通用蓋以堯典有帝曰俞然揚雄解嘲云揚子曰俞上下通用之辭也

親事官

省寺所用使令者名親事官自唐已有之按唐王守澄奏宰相宋申錫親事官王師文等同謀反逆

柳渾青李太白

葉少蘊石林詩話云或者以荆公詩以古人姓名藏句中如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自公始發之然唐權德輿已有此體予按梁元帝已有人姓名詩及將軍名詩不始于權德輿

也

古無隋字

隋字古無之文帝受禪以魏周齊不遑寧處惡之遂去走畢書隋字猶後漢都洛以火德故去水加隹也

邱遲姓

唐封演記邢州內邱縣西古中邱城寺有碑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碑云大和尚佛圖澄姓濕而高僧傳晉書藝術傳皆不著余因記沈太虛侍郎虛中言昔湖州有人發古冢得碑乃南朝邱遲其言遲乃左史邱明之後然則邱明竟不姓左耶

麈尾

釋藏音義指歸云名苑曰鹿之大者曰麈羣鹿隨之皆看麈所往隨麈尾所轉爲準今講僧執麈尾拂子蓋象彼有所指麾故耳王衍捉玉柄麈尾

如意

齊高祖賜隱士明僧紹竹根如意梁武帝賜昭明太子木犀如意石季倫王敦皆執鐵如意三者以竹木鐵爲之蓋爪杖也故音義指歸云如意者古之爪杖也或骨角竹木削作人手指爪柄可長三尺許或脊有痒手所不到用以搔抓如人之意然釋流以文殊亦執之豈欲搔痒耶蓋講僧尙執之私記節文祝辭于柄以備忽忘手執目對如人之意凡兩意耳

入相太常引

京師僧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皈依柳含煙等號唐讚而南方釋子作漁父撥棹子漁家傲千秋歲唱道之辭蓋本毗奈耶云王舍城南方有樂人名腊婆取菩薩八相緝爲歌曲令敬信者聞生歡喜

方丈

僧道誠釋氏要覽云方丈寺院之正寢始因唐顯慶年中敕差衛尉寺丞李義表前融州黃水令王元策往西域充使至毗耶黎城東北四里許維摩居士宅示疾之室遺址疊石爲之元策躬以手板縱横量之得十笏故號方丈余按王簡棲頭陀寺碑云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像李善引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丈回環一堵爲方丈故曰環堵言其

小也

天王現形

州郡置毗沙門天王之始按僧史唐天寶元年壬子西蕃五國來寇安西二月十一日奏請兵解援發師萬里累月方到近臣奏且詔不空三藏入內持念明皇秉香爐不空誦仁王護國陁羅尼方二七遍帝見神人可五百員帶甲荷戈在殿前帝問不空對曰此毗沙天王第二子獨健副陛下心往救安西也其年四月安西奏二月十一日巳時後城東北三十里雲霧冥晦中有神可長丈餘皆被金甲至酉時鼓角大鳴地動山搖經二日蕃寇奔潰斯須城樓上有光明天王現形謹圖樣隨表進呈因敕諸道節鎮所在州府于城西北隅各

置天王形像至于佛寺亦敕別院安置

忌日行香

忌日行香始于唐貞元五年八月敕天下諸州並宜國忌日准式行香然行香事按南山鈔云此儀自道安法師布置又賢愚經云爲蛇施金設齋令人行香僧手中普達王經云佛昔爲大姓家子爲父供養三寶父母命子傳香與僧手中傳香此云行香今世國忌日尚行此意至人君誕節遂以拈香爲別矣按唐會要開成五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天下州府每年常設降誕齋行香後便令以素食宴樂唯許飲酒及用脯醢等以此知唐朝雖誕節亦只云行香姚令威以爲行香始于後魏江左非也

寺立觀音像

天下寺立觀音像蓋本于唐文宗好嗜蛤蜊一日御饌中有擘不開者帝以爲異因焚香祝之乃開卽見菩薩形梵相具足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仍敕天下寺各立觀音像

生日祝壽始

封人祝堯壽虎拜稽首天子萬壽人臣愛君不過長年未以爲非也至于生日祝壽始見唐明皇然識者以爲非何者梁孝元帝少時每以載誕之辰輒齋素講經阮修容殁後此事亦絶唐太宗亦以降誕日謂長孫無忌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爲歡樂在朕翻成感傷泣數行下羣臣皆零涕故唐封

濱謂孤露之後不宜以此日為歡可謂達理矣明皇建節雖出于源乾曜張說之議然中宗常以降誕日宴侍臣內戚于內庭與學士聯句柏梁體詩以是知循習久矣至人臣生日以詩為慶西清詩話乃謂公卿誕日以詩為壽見于唐末此說恐非蓋開元間惠宣太子被疾明皇自祝禱既瘉幸其第置酒賦詩為初生歡其詩云昔見漳濱臥言將人事違今逢慶誕日猶謂學仙歸人臣以詩為壽始見于此

閒人有忙事

閒人有忙事俗人語也然唐人已有韓偓詩云書牆暗記移花日洗甕先知醞酒期須信閒人有忙事且來衝雨覓漁師

起居何如

今世書問往還必曰不審比來起居何如按漢武帝內傳上元夫人曰承阿母相邀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下降于至濁不審比來起居何如乃知此語久矣

百合治病

本草圖經百合一條引張仲景治病有百合知母湯百合滑石代赭湯百合雞子湯百合地黃湯凡四方並名百合而用百合治之不識其義余按王原叔內翰云醫藥治病或以意類取至如百合治病似取其名嘔血用臙脂紅花似取其色淋瀝滯結則以燈心木通似取其類意類相假變化感通不可不知其旨也以是知圖經論藥尙不能如原叔

打揲

打揲字趙參政槩聞見錄云須當打揲先往排辦東坡與潘彥明書云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揲相伴皆使揲字今俗只使疊字何耶

鶻突

鶻突二字當用糊塗蓋以糊塗之義取其不分曉也按呂原明家塾記云太宗欲相呂正惠公左右或曰呂端之為人糊塗自注云讀為鶻突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今食醫心鏡治脾胃氣冷不能下食虛弱無力有鶻突羹用鯽魚半斤細切起作膾沸豉汁熱投之著胡椒乾姜蒔蘿橘皮等末空腹食之乃作此鶻突字非也

先輩之稱

李肇國史補并唐摭言以舉子互相推稱則曰先輩蓋前輩之義也然南齊書劉懷珍傳曰此數子皆宿將舊勳與太祖比肩爲方伯年位高下或爲先輩而薦誠君側云云乃知先輩之稱南朝以來有矣

白直之稱

今世在官當直人謂之白直南齊蕭嶷傳云白直共七十八人乃知白直之稱甚久

大行之稱

古來人君之亡未有謚號皆以大行稱之往而不返之義也秦始皇崩于沙邱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見李斯傳

盛喜中不許人物

俗諺云盛喜中不許人物盛怒中不答人簡按列子宋元君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

丞相稱相公

丞相稱相公自魏已然矣王仲宣從軍詩曰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注曹操爲丞相故曰相公謝靈運擬陳琳詩曰永懐戀故國相公實勤王亦謂曹操也

阿誰

傳燈錄宗風嗣阿誰阿誰俗語也龐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爲是停待亦俗語也愍懐傳陛下停待

飲席酹酒之始

飲席酹酒之始唐僕射孫會宗集內外親表開宴有一甥姪間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涴咄咄而出不相識洎卽席說于主人咸訝無此官沈思之乃是行酒時于階上酹酒草草傾潑也自此每酹酒令側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孫氏始也今人三酹非也出北夢瑣言

古無丈人之名

蜀志先主傳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臣松之按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于獻帝爲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以上裴松之說予按丈人之義本于易以妻父爲丈人又本于漢匈奴所謂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松之安得云古無丈

人之名

能改齋漫錄卷二

能改齋漫錄卷三

辨誤

員姓之始

春秋左氏傳伍奢子員陸德明釋文音云平聲然唐員半千十世祖凝之本彭城劉氏仕宋後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唐書音釋乃音王問切何耶竇苹音訓曰唐人讀半千姓皆作運未詳何據按前涼錄已有金城員敞此姓似不始于凝之予按唐張嘉貞薦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靖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然則以員爲運其誤久矣予又案芸閣姓苑云員氏南陽其先與楚同族帝顓頊之後楚令尹子文鬭伯比之子育于鄖公

辛辛生闞懷員蕣辛之後也平王時敖爲大夫覩此則員得姓又不始于倣矣鄭音云鄖員不當音運

韻畧不收笭箵字

大唐新語曰漁具總曰笭箵漁服總曰袯襫唐書元結傳載自釋語曰能帶笭箵全獨而保生能學聱齖保宗而全家聱也如此漫乎非耶語皆協韻故箵音平聲與生相協今唐書音釋乃作徒挺切誤矣故蘇子美松江觀漁詩云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腥我實宦遊無況者擬來隨爾帶笭箵皆作平聲今韻畧不收此字

句讀無音

前輩言韓退之書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讀不音獨徒闞

反殊不知山谷次韻黃晁仲木字韻詩云變名溷甲乙謄寫失句讀止作獨音也然馬融笛賦云觀法于節奏察度于句投投音徒鬭反注言句猶章句之句然則豈兩字旣異而義亦別耶何休公羊傳序亦云失其句讀無音

蘭若若字兩音

蘭若若字白樂天詩作慈字押爾者切余按上官儀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中四句云東望安仁省西臨子雲閣長嘯披烟霞高步尋蘭若此又作日灼切押

紇干字無據

五代史冦彥謙傳朱全忠廹遷昭宗于洛陽昭宗顧瞻陵廟彷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

去生處樂相與泣下霑襟余以千字非是盍酈元水經注曰紇眞山冬夏積雪鳥雀死者一日千數故紇干爲無據

乾鵲音干爲無義

前輩多以乾鵲爲乾音干或以對溼螢者有之唯王荆公以爲虔字意見于鵲之彊彊此甚爲得理余嘗廣之曰乾陽物也乾有剛健之意而易統卦有云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淮南子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脩短之分也以是知音干爲無義然廣韻有䳔鵲字起于後來

王珪

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詩謂王珪微時房杜過其家而母能識之所謂秦王時在坐眞氣驚戶牖是也故蔡

條西清詩話以爲按史所載太宗不在坐而子美詩獨得其詳以史爲疎略然以余考之房杜等舊不與太宗相識及太宗起兵然後杖策謁軍門乃薦杜如晦耳王珪則詠太子建成而後見知以他傳參考未可專以史爲誤也

開元錢

世所傳靑瑣集楊妃別傳以爲開元錢乃明皇所鑄上有甲痕乃貴妃掐迹殊不知唐談賓錄云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此四字及書皆歐陽詢之所爲初進樣文德皇后掐一痕因鑄之故唐書食貨志亦云隋末行五銖錢天下盜起私鑄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爲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方

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得輕重大小之中然則楊妃別傳云爾者其謬可知也孔氏雜說亦言開元通寶歐陽詢撰其文并書世俗不知遂以爲明皇所鑄按考異云時竇后已崩文德后未立今皆不取

條脫爲臂飾

唐盧氏雜說文宗問宰臣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眞誥言安妃有金條脫爲臂飾卽今釧也又眞誥萼緑華贈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余按周處風土記曰仲夏造百索繫臂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唐徐堅撰初學記引古詩云繞臂雙條達然則條達之爲釧必矣第以達爲脫不知又何謂也徐堅所引古詩乃後漢繁欽定情篇云何以致契闊繞

腕雙跳脫但跳脫兩字不同

秋鶴與飛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云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船集本以步爲涉荔子丹兮蕉子黃碑舊下無子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疑碑誤余按柳子厚集有永州鐵爐步志云江之滸凡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蓋有鍛鐵者居其人去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云余以子厚之文證之則知步有新船爲有據也又按沈存中筆談云韓退之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殽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欲相錯成文則

語健耳如老杜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皇枝之類余以存中之論證之則知歐公以秋鶴與飛爲誤者非也

曲逆音去遇

宋景文謂漢陳平封曲逆侯今學者讀曲逆作去遇不作本音何耶余按孔經父云陳平封曲逆侯漢書元無音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斷注曲區句反逆音遇然則景文竟忘文選注耶

樂府有摻字

楊文公談苑載徐鍇仕江南爲中書舍人校祕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淑多改作操蓋以爲章草之變鍇曰不可非可以一例若漁陽摻音七鑒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漁

陽摻撾古歌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黄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之余按詩遵大路篇云摻執子之袪兮陸德明音所覽反及所斬反葛屨篇摻摻女手則又音以所銜所感息廉三反則摻字元非一義梁王僧孺詠擣衣詩云散度廣陵音摻寫漁陽曲自注云摻音憾然則摻字僧孺自有明注不惟吳淑不知而錯復不援以爲證何耶桓譚新論有微子摻箕子摻乃知摻者古已有之

乾德之號二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今諸儒參驗乃輔公祏反江東時年號後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

豈非威靈先及而符讖將著也歐陽公歸田錄記太祖建隆六年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于是改元乾德其後因于禁中見內人鑑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偽蜀時年號耳因問內人果是故蜀王侍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寡聞也夫乾德之號二一輔公祏一蜀王衍未知孰是

集靈存仙望仙之名

文忠公集古錄西嶽華山廟碑載其述自漢以來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

祠後不承前至于亡新寖用邱墟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延熹四年宏豐太守袁逢修廢起頓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璆文忠云文字可讀其大略如此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唯見此碑余嘗觀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爲郎從孝成皇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爲存仙端門南嚮山書曰望仙門竊有樂高妙之志即書壁爲小賦云然則文忠言他書皆不見豈偶忘君山之云乎沈休文詩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博塞字音

按鮑宏博經以博塞之塞音蘇代反然予考唐李翶撲蒱法其采有開十二塞十一以開對塞則不當音以蘇代反莊子云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亦音蘇代反

不識撐犁孤塗字

元晏春秋曰計君又授與司馬相如傳遂涉漢書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字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言匈奴之號單于猶漢人有天子也予于是曠然發悟以上皆元晏說及觀歐陽文忠公少時代王狀元謝及第啟云陸機閱史尚靡識于撐犁枚皐屬文徒率成于鞔鼓文忠公以爲陸機蓋誤也黃朝英緗素雜記以不知文忠公用撐犁

事爲恨蓋渠未嘗讀元晏春秋耳又沈元用謝啟云讀撐犁事而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詩而不知尚慚博學然陸機不識撐犁事竟不知在何書

束脩義

束脩其義不一論語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前人多引禮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脩以爲束脩者束脯也用束脯以爲贄爾余按杜恕體論曰束脩之業其上在于不言其次莫如寡知又按後漢馬援傳注云男子十五以上謂之束脩不可以束脩之問不出境一槩論也檀弓云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乃知以束脩爲束脯者爲非是後漢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瑕玷注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

上延篤傳注束脩謂束帶脩飾

牙門

孔經父雜說記突厥畏李靖徙牙于磧中牙者旗也東京賦竿上以象牙飾之所以自表飾也太守出則有門旗其遺法也後遂以牙為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建旗之義也或以衙為廨舍早晚聲鼓謂衙鼓報牌謂之衙牌兒子謂之衙內皆不知之耳唐韻注云衙府也是亦訛耳以上皆孔說余按語林云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訛為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大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為衛故軍前大旗為牙旗出師則有建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乃知牙者所以為衛也義主于此而孔氏止謂之旗者不得

其說者也唐資暇集亦云武職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非押衙府也蓋押衙旗者按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故豎于門史傳咸作牙門今押牙旣作押衙牙門亦謂之衙門乎予又按南史侯景傳景將率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牙門始見于此

倒行逆施

史記伍子胥傳子胥曰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西漢主父偃傳亦曰吾日暮故倒行而逆施之余按吳越春秋乃云日夕途遠吾故倒行逆旅之于道也乃知施字卽旅字施字于道無義國語曰晉陽處父過甯舍于逆旅潘岳上客舍議亦引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于逆旅魏武帝詩曰逆

旅整設以通商賈乃知逆施可于事言之至于道路無義也當有識者訂之左氏傳荀息曰今虢爲不道保于逆旅正義曰逆迎也旅客也迎止賓客之處也馬融長笛賦序曰有雒客舍於逆旅

李白非蜀人

曾子固作李白詩集序云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又云舊史稱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皆不合于白之自序蓋史誤也余按杜子美有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云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乃知舊史以白爲山東人不爲無據也故范傳正所作李白碑以白其先隴西成紀人京武昭王九代之孫隋末流離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由此觀之則白

本非蜀人也

玉樹

三輔黃圖云甘泉宮有槐根幹盤峙二三百年物也即揚雄賦所謂玉樹青葱者余按唐劉餗隋唐嘉話謂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指此後左思譏之已失三輔黃圖以爲槐之根幹則又甚矣

筠爲竹皮

許愼說文云筠字從竹竹皮也唐韻曰筠竹皮之美質也禮記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說者以竹箭松柏各以皮心爲固耳然古今文士例以筠配松何耶孔穎達亦以筠爲

竹外青皮也

女壻乘龍

潘子真詩話云杜子美詩門闌多喜色女壻近乘龍爲誤引楚國先賢傳孫儁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延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乘龍言得壻如龍也故宋景文公詩亦云承家男得鳳擇壻女乘龍俱用此事余嘗以潘子真之論爲非蓋景文所用乃是此事至杜子美詩女壻近乘龍蓋用太平廣記蕭史傳所謂弄玉乘鳳蕭史乘龍者是也

飛燕在昭陽

西漢趙飛燕旣立爲皇后後寵少衰而弟絶幸爲昭儀居昭陽蓋飛燕本傳云爾唐李太白宮詞云宮中誰第一飛燕在

昭陽夫昭陽昭儀所居也非謂飛燕耳其後見唐王叡松窗錄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命李白爲新辭有漢宮誰第一飛燕倚新妝之語乃知昭陽之本世所傳者誤也然此一聯擬楊妃外傳高力士摘之以譖李白

黃庭博鵝

蔡條西淸詩話謂李太白詩有誤云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博白鵝逸少所寫乃道德經余按太白集有懷古王右軍詩云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鵝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據此詩則太白未嘗誤用何耶按本傳逸少聞山陰道士好養鵝往觀焉非山陰道士訪逸少也前詩不特誤使黃庭事嘗疑以爲世俗子所增至梅聖俞

和宋諫議鵝詩亦云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山谷詩云頗似山陰寫道經雖與羣鵝不當價則知黃庭之誤尤分明

秋菊落英

蔡條西淸詩話記荊公有黃菊飄零滿地金之句而文忠公非之荊公以文忠不讀楚辭之過也以予觀之夕餐秋菊之落英非零落之落落者始也故築室始成謂之落成爾雅曰俶落權輿始也至若錢昭度詩云蕎麥花殘小雪飛乃爲詩病

藥名詩不始于唐

蔡條西淸詩話謂藥名詩世以起于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答鄱陽客詩江皐歲暮相

逢地黄葉霜前半下枝子夜吟詩問松桂心中萬事喜君知以予觀之恐或不然且藥名之號自梁以來有之簡文帝藥名詩云朝風動春草落日照横塘重臺蕩子妾黄昏獨自傷燭映合歡被帷飄蘇合香石墨聊書賦鉛華試作妝徒令惜萱草蔓延滿空房梁元帝藥名詩云戍客恒山下常思衣錦歸況看春草歇還見鴈南飛蠟燭凝花影重臺閉綺扉風吹竹葉袖網綴流黄機詎信金城裏繁露曉霑衣如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首乃知藥名詩不始于唐

青女横陳

荊公詩云日高青女尚横陳横陳二字見宋玉諷賦横自陳兮君之前及楞嚴經夫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故淮南子云

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主天霜雪荆公以青女爲霜于理未當杜子美秋野詩云飛霜任青女梁昭明博山香爐賦曰青女司寒紅光翳景亦皆指爲霜雪之神然荆公之詩不害爲佳句也

中山放麑

劉貢父詩話云陳子昂云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放麑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也謂之中山誤矣予覿陳無已謝再授徐州教授啓云中山之相仁于放麑亂世之雄疑于食子乃知誤者非一人也

前溪歌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自憐年最少復倚壻爲郎舞愛前

溪綠歌憐子夜長鬧來鬭百草度日不成粧唐崔顥王家少婦詩子夜歌則樂府所謂古有女名子夜造其歌者也至于前溪舞讀陳朝劉删侯司空宅詠妓詩乃得之劉删詩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崔意屬此又古今樂錄謂晉車騎將軍沈玩作前溪歌而非舞也

顰青蛾

杜子美一百五夜對月詩想像顰青蛾蓋蛾眉也世所傳本多作娥非是故杜江月詩又云誰家挑錦字滅燭翠眉顰可以爲據又沈約詠月詩高樓切思婦西園遊上才庾肩吾望月詩樓上徘徊月窻中愁思人隋董思恭詠月詩別客長安道思婦高樓上故杜子美江月詩云江月光于水高樓思殺

人

犬迎曾宿客

今詩所傳杜詩犬迎曾宿客鵶護落巢兒余家有唐顧陶所編杜詩乃是犬憎閑宿客二字不同然皆有理又對月詩舊本作斫却月中桂陶本作折盡月中桂二字亦不同惟寄高適詩舊本乃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陶本乃以池爲河似不及河也

江文通雜擬詩

文選有江文通雜擬詩如擬休上人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非休上人作也白樂天題道宗上人詩云不似休上人空多碧雲思又唐次休上人亦有詩與白云聞有餘霞千萬

首何妨一句乞閒人自答之曰禪心不合生分别莫愛餘霞嫌碧雲則白直以碧雲合之句爲湯惠休作矣如文通擬淵明一詩編者至載于陶集中是皆不明考之過

悠然見南山

東坡以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無識者以見爲望不啻碔砆之與美玉然余觀樂天效淵明詩有云時傾一尊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惟韋蘇州答長安丞裴說詩有云采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知眞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爲可信

藥欄

唐李匡乂資暇集謂園亭中藥欄欄卽藥藥卽欄猶言園援

非花藥之欄也有不悟者以藤架蔬圃堪作切對按漢宣帝詔曰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尤分明也方悟杜子美將赴成都草堂詩常苦沙崩損藥欄及乘興還來看藥欄之意孫少魏以藥爲籞今本史信然

小胡孫

杜子美有從人覓小胡孫許寄詩云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舉家聞若駭爲寄小如拳意題皆是胡孫而首句以山猿爲詞者何耶故韓子蒼有謝人寄小胡孫詩云直疑少陵覓未解柳州憎然則雖子蒼亦以杜爲錯耶

銜盃樂聖稱世賢

韓子蒼言杜子美八仙歌左相日興費萬錢銜盃樂聖稱世賢世字無義當作避字傳寫誤耳按李適之代牛仙客拜左丞相爲李林甫陰中罷政事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孟浩然得戴暠詩意

顏之推家訓云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暠詩云長安樹如薺盲人詠樹詩云遥望長安薺皆耳學之過也余因讀孟浩然秋登方山詩云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乃知孟眞得暠詩意

使白水事

前輩使白水事例作一意不可不辨魯僖公二十四年傳曰

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此以色言漢廣都郡有白水縣此以地言止是一意也故潘安仁詩云白水過庭激緑槐夾門植杜子美詩云黄雲高未動白水已揚波又云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至許渾孟郊則不然許贈王居士云雨中耕白水雲外斫青山孟郊云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青山則止謂山之青而白水在魏田制云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于此當作兩字卽是兩意則非其對

韓子蒼以蘇味道詩爲李益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游妓皆濃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唐蘇味道上元詩也韓子蒼和龔況上元游葆眞宮觀燈詩云開卷愛公如

李益解言明月遂人來多情如共春流轉刻燭題詩又一回子蒼以蘇詩爲李益何耶然蘇意乃取梁朱超望月詩耳朱云唯餘故樓月遠近必隨人

使騶忌聽琴事

元微之桐花詩云爾生不我得我願裁爲琴宮絃春以君君若春日臨商絃廉以臣臣作旱天霖蓋取史記騶忌子聞齊威王鼓琴而爲說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西清詩話乃云吳僧義海琴妙天下而東坡聽唯賢琴詩有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之句至謂東坡未知琴趣不獨琴爲然殊不知亦取騶忌子聽琴之事耳

張麗華誤作潘麗華

東坡號國夫人夜遊圖詩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蓋全用杜牧之臺城曲兩句詩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凡此取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尤見寵幸隋遣韓擒虎平陳後主與麗華俱收今坡詩本皆誤作潘麗華遂致黃朝英緗素雜記以東坡爲誤彼不記杜牧之詩耳

靜憩雞鳴午

荊公詩靜憩鳩鳴午荒尋犬吠昏學者謂公取唐詩雋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之句余嘗見東坡手寫此詩乃是靜憩雞鳴午讀者疑之蓋亦不知取唐詩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

孤鴈詩

漢皐張君詩話謂鮑當吟孤鴈詩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

隨當時號爲鮑孤鴈凡物有聲而孤者皆然何獨鴈乎此人論詩正如王君卿以林和靖梅花詩亦可作桃李杏花之類宜取東坡之笑也然余觀司馬溫公詩話乃謂當爲河南府法曹嘗忤知府薛映因獻孤鴈詩所謂天寒稻粱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官庖爲帶邊城信薛大嗟賞時號鮑孤鴈與張君所記不同而詞句亦非前句可及余後因讀江南野錄乃知張君所記是南唐人詩

謝安掩鼻

謝安雖有盛名而當桓溫恣橫之際所以不仕者政畏溫耳故雖有司按奏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而不辭而其妻不解其意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曰大丈夫不如此也

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其後遂爲桓溫司馬竟受簡文顧命與王坦之同事而溫欲殺之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則從容就席以此觀之安之所以答妻以不免之言而推求所以掩鼻之意蓋畏溫知之而不免其禍耳非爲不免富貴也張文潛和蘇東坡先生西山舊事詩有云謝公富貴知不免醉眼未爲蒼生開豈失史意耶

吏部文章二百年

韓子蒼言歐陽文忠公寄荊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吏部蓋謂南史謝朓于宋明帝朝爲尚書吏部郎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文忠之意直使謝朓事而荊公答之曰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

則荆公之意竟指吏部爲退之矣

裹飯非子來

東坡次韻徐積詩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應須問子來按莊子書子杞子輿子桑子來四人相與爲友然無裹飯之事莊子書又載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乃知裹飯者子輿子桑非子來也東坡此詩爲誤余又觀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昔者十日雨子來寒且饑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雄辭然則退之亦誤用耳

僧綽采蠟燭作鳳凰

憶昔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隨翁萬里心如鐵此子

何勞爲買田東坡送子由奉使最後一章也時子由之子侍行故及之然蠟鳳之戲議者以爲誤蓋南史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地作虎子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落亦不重作僧綽采蠟燭作鳳凰乃知蠟鳳之戲非僧虔也

荷囊非芰荷之荷

劉偉明贈熊本待制詩云西清寓直荷爲橐左蜀宣風繡作衣蓋南史劉杳傳著紫荷橐事見漢張安世傳持橐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爲芰荷之荷何耶歐陽文忠回吳舍人啓云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陪法從以雍容又上胥偃啓曰白蟫素簡以香生茲焉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

近淸光乃知誤者非一人然隋書樂志尙書錄令僕射吏部尙書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尙書右荷此又何耶姑俟博識者

陽燧

淮南子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注云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下以艾承之又云木與木相摩則然世之取火惟此耳劉言史與孟郊煎茶詩云敲石取鮮火波泉避腥鱗石火雖火而不可然言史不察也周禮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于日鄭注云夫燧陽燧也禮內則疏晴則以金燧取火于日陰則以木燧鑽火也禮外傳云宗廟之祭用明火者以陽鑑取日中之火謂之陽燧以冬至之日子時鑄銅爲鑑

陽關圖

王維送元二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李伯時取以爲畫謂陽關圖予嘗以爲失按漢書上黨有天井關燉煌龍勒有玉門關陽關去長安二千五百里唐人送客西出都門三十里特是渭城耳今有渭城館在焉即古之渭陽據其所畫當謂之渭城可也東坡題陽關圖詩龍眠獨識慇懃處畫出陽關意外聲皆承其失耳至山谷題陽關圖斷章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離人作許悲然則詳味山谷詩意謂之渭城圖宜矣

珠還合浦

古今詩話羊方謂上廣守詩驪徙惡溪韓吏部珠還合浦孟

嘗君殊不知珠還合浦乃後漢孟嘗也

黃金臺

前輩以荆公詩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以臺字為失史記云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然唐時李太白詩云何人爲築黃金臺荆公詩本此

以玉兒爲玉奴

東坡和楊公濟梅花詩云月地雲階謾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又四時詩云玉奴纖手嗅梅花南史齊東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記薄太后曰牛秀才遠來誰爲伴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身死國除不宜負他注云玉兒妃小字東坡蓋用此而兩以兒爲奴者誤也然不害爲佳句

東坡用事切

東坡和山谷嘲小德詩末云但使伯仁長還與絡秀家蓋伯仁乃絡秀子耳洪駒父哭謝無逸詩云但使添丁長終與謝客家此學東坡語尤無功添丁盧仝子氣脈不相屬絡秀本周伯仁父浚之妾小德亦庶出故坡用事其切如此山谷詩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更覺其切

妓人出家詩

唐顧陶大中丙子編唐詩類選載陽郇伯作妓人出家詩盡出花鈿與四鄰雲鬟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學誤梁塵從今艷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乃謂太朝申國長公主爲

尼掖廷嬪御隨出家者三十餘人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陳彭年作詩八句今考其詩與陽郇伯所作一同首句盡出花鈿散玉津一句不同豈後人改郇伯詩託以彭年之名而文瑩又不考之過耶

蒸壺似蒸鴨

東坡岐亭廿字韻詩不見盧懷愼蒸壺似蒸鴨坐客皆忍笑髡然發其冪按太平廣記載盧氏雜說鄭餘慶與人會食日高衆客囂然呼左右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椀蒸葫蘆一枚餘慶餐盡諸人彊進而罷然則蒸壺似蒸鴨乃鄭餘慶非懷愼也豈東坡偶忘之耶

望夫石

陳無已詩話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承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況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爲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況得句處也予家有王建集載望夫石詩乃知非況作其全章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豈無已叔達偶忘王建作耶

落梅花折楊柳

樂府雜錄載笛者羌樂也古曲有落梅花折楊柳非謂吹之則梅落耳故陳賀徹長笛詩云柳折城邊樹梅舒嶺外林張

正見柳詩亦云不分梅花落還同橫笛吹李嶠笛詩逐吹梅花落含春柳色驚意謂笛有梅柳二曲也然後世皆以吹笛則梅花落如戎昱聞笛詩云平明獨惆悵飛盡一庭梅崔櫓梅詩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詩瑣集詩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皆不悟其失耳惟杜子美王渙之李太白不然杜云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王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李云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亦謂笛有二曲也

吳鉤

沈存中筆談謂唐詩多有言吳鉤者刀名也刃彎今南蠻謂之葛黨刀予按吳越春秋闔閭內傳曰闔閭既寶莫耶之劒

復命于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爲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于闔閭吳鉤始于此豈存中偶忘之耶左太冲吳都賦云吳鉤越棘純鉤湛盧鮑照結客少年行云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杜子美後出塞云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又送劉判官云經過辨豐劒意氣逐吳鉤李涉寄楊潛云腰帶佩吳鉤韓翃送王相公云結束佩吳鉤

江神世情

雲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歷中以鄂州首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沈沒來春廷試第一 還鄂州復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予讀唐文粹

見施肩吾及第後過揚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閃爍黑浪高于天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乃知當時取肩吾末句題于江亭耳非自作也

夜半鐘

陳正敏遯齋閒覽記歐陽文忠詩話譏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人偶聞此耳且云渠嘗過姑蘇宿一寺夜半聞鐘因問寺僧皆曰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以上皆閒覽所載予考唐詩知歐公所譏乃唐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

歐陽公所譏也然唐時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云昔聞元度宅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鍾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正在會稽而會稽鍾聲亦鳴于半夜乃知張繼詩不爲誤歐公不察而半夜鍾亦不止于姑蘇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詩隔水悠揚半夜鍾乃知唐人多如此王直方蘭臺詩話亦嘗辨論第所引與予不同

冷齋不讀書

洪覺範冷齋夜話謂山谷謫宜州殊坦夷作詩曰老色日上面懽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又云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牀無客白日靜有風終夜涼且曰山谷學道休歇

故其閒暇若此以上皆冷齋語也予以冷齋不讀書之過上八句皆樂天詩蓋是編者之誤致令淚以爲山谷所爲前四句老色日上面乃樂天東城尋春詩尚餘八句所謂今猶未甚衰每事力可任是已後四句輕紗一幅巾乃樂天竹窻詩亦尚餘二十四句所謂常愛輞川寺竹窻東北廊是已山谷外集更有嘖嘖雀引雛梢梢筍成竹數篇皆非山谷詩偶會其意故記之冊學者不可不知也

僧清順詩

冷齋夜話記西湖僧清順詩久從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閒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韓子蒼爲予言後四句不同云困卽磻石眠莫

省落花數惟聞犬吠聲又入青松去

使君乃節度使之使

古樂府羅敷詩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蹰使如節度使觀察使之使非使令之使也本草使君子潘州郭使君療小兒多用此物醫家因號爲使君子猶言太守子也山谷題餘干縣令吳可權白雲亭詩云寄語吳令君但遣糟牀注令君亦使君之意耳錢穆父有藥名詩云一來亦甘草草別疎薄無使君子疑是以使君爲使令之使矣山谷藥名詩云楊侯濟北使君子其用意與錢異

曲名舞山香

東坡記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善作詩忽詠落

花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砑光帽一曲舞山香人驚問之若有物憑者謝中舍問其砑光帽事自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砑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予讀唐羯鼓錄見汝陽王璡明皇愛之每隨遊幸璡嘗戴砑紗帽子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朶置于帽上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墜落上大笑事與前極相類

曲名荔枝香

唐書禮樂志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樂史所作楊妃外傳亦云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故杜子美病橘詩云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又解

悶詩云先帝貴妃今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玉座應悲白露團按唐志以荔枝貢自南方外傳以荔枝貢自南海杜詩亦以爲南海及炎方則明皇時進荔枝自嶺表明矣東坡詩乃以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張君房脞說亦以爲忠州何耶當有辨其非是者

能改齋漫錄卷三

能改齋漫錄卷四

辨誤

崇政殿說書

王荆公所作賈魏公神道碑云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然予按傳簡公嘉話云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書云據傳簡公所言則崇政殿說書不始於仁宗景祐元年矣豈中嘗罷之而至是再建耶

桑落酒

索郎酒者桑落河出美酒訛爲索郎耳見酈道元水經注皮

日休詩云分明不得同君賞盡日傾心羨索郎全無理意本朝高若訥後史補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樂天詩云桑落氣薰珠翠暖柘枝聲引管絃高號桑落酒舊京人呼爲索郎蓋語訛耳高說後出恐或未然也

唐參軍簿尉不免杖

陳正敏遯齋閒覽言杜子美脫身簿尉中始與箠楚辭韓退之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箠楚塵埃間杜牧之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瘡謂唐時參軍簿尉不免受杖鮑彪謂詳者杜韓所言捶有罪者也牧之亦言驚見有罪者如此非身受杖也退之江陵途中云棲身法曹掾何

處事卑陋何況親犴獄敲搒發姦偷此豈身受杖者耶然太平廣記載李遜決包尉臀杖十下及舊唐書于頔傳頔爲湖州刺史改蘇州追憾湖州舊尉封杖以計强決之則鮑論亦未當

牙郎

劉貢父詩話謂今人謂駔儈爲牙謂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𠀤𠀤似牙字因轉爲牙予考肅宗實錄安祿山爲互市牙郎盜羊事然則以𠀤爲牙唐已然矣畫短爲𠀤畫長爲牙

太宗鷂死懷中

唐書白居易傳獻續虞人箴曰降及宋璟亦諫元宗溫顏聽

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鷂死懷中余考劉禹錫嘉話及資治通鑑乃是太宗與魏鄭公非宋璟也其說曰太宗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魏鄭公來匿懷中公奏事故久不已鷂死懷中

花驚定

鮑彪譜論杜詩戲作花卿歌云花卿舊注名驚定新舊史無其人寻考舊史崔光遠傳光遠爲成都尹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李奐敗走投光遠卒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剽刦婦女有金銀臂釧皆斷腕取之光遠不能禁肅宗按其罪光遠憂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高適傳花驚定者勇將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爲成都尹惟新史不見花驚定名字鮑彪不讀舊史故耳

綠沈

趙德麟侯鯖錄云綠沈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沈槍又皮日休新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綠沈森冥冥始知竹名矣鮑彪云宋元嘉起居注廣州刺史韋朗作綠沈屏風亦此物也然六典鼓吹工人之服亦有綠沈不可曉也以上彪語余嘗考其詳北史隋文帝賜大淵綠沈鎗甲獸文具裝武庫賦曰綠沈之槍由是言之蓋槍用綠沈飾之耳以此得名如弩稱黃間則以黃爲飾槍稱綠沈則以綠爲飾何以言之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藏之多年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乎蓋竹以色形似綠沈槍而得名耳皮日休引以爲竹事而德麟專以爲竹則

非矣使綠沈槍專指爲竹則金鎖甲竟何物哉或者至以爲鐵益謬矣劉劭趙都賦曰其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間堂溪魚腸丁令角端廣志亦云綠沈古弓名古樂府結客少年場行云綠沈明月弦金絡浮雲轡此以綠沈飾弓也卭屏風工人之服此以綠沈飾器服也唐楊巨源上劉侍中詩云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沈槍

杜詩字不同

顧陶所編杜詩有題云倦秋夜而今本止云倦夜內一聯云飛螢自照水宿鳥競相呼今本乃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雖一字不同便覺語勝於前又陶所編杜田舍詩云楊柳枝枝弱枇杷對對香考今本乃云櫸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

櫸柳二字不同櫸字非也杌杷止一物櫸柳則二物矣然樹樹亦差勝對對也

管子韓退之書不同

韓退之書云稛載而往垂橐而歸今考管子乃是垂橐而入稛載而歸二字不同未知孰是

縣令爲令尹非

今人以縣令爲令尹非也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蔿敖爲宰注宰令尹正義曰周禮六卿太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故從他國論之謂令尹爲宰楚國仍別有太宰之官但位任卑耳傳稱太宰伯州犁是也楚國名上卿爲令尹者釋詁云令善也釋名云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

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

不借

孫少魏東臯錄荊公詩窗明兩不借榻淨一籧篨古今注云漢文履不借以視朝齊民要術云冬月令民作不借不借草履也余考中華古今注云不借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也然則循名以考實其義可信及觀揚雄方言乃云絲作者曰不借此又何耶

天闕雲臥

杜子美詩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薛夢符續注云山謙之丹陽記曰太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許或墓闕可徙之王茂宏弗欲南望牛頭山兩峯曰天闕也豈煩改作杜田正謬天

闕謂龍門子美龍門詩注云龍門在洛陽之南葢伊闕也杜
又云王介甫謂天闕當作天閲葢對雲臥爲親切耳余考二
家之說皆非是薛得其略杜則全失之余考南史梁何㣧傳
嘗云吾在齊朝欲陳三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
三者欲樹雙闕晉世欲立闕丞相王導指牛頭山曰此天闕
也此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懸法其上葢杜詩本
誤以魏爲緯且不記南史是致紛紛耳李太白贈徵君鴻詩
云雲臥留丹壑天書降紫泥此以雲臥對天書

鱣鱓皆不得眞

黄朝英緗素雜記云漢書楊震傳曰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
講堂前注云冠音鸛即鸛雀也鱣音善其字假借爲鱓䱇之

鱣知然反按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丈又魏武四時食制云鱣魚大如五斗奩長一丈餘安有鸛雀能致一者況三頭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鱓魚長不過三尺大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續後漢及謝承書亦述此事皆作鱓字孫卿云魚鼈鰌鱣韓非說苑鱣似蛇並作鱣字蓋假鱣為鱓其來久矣杜少陵云敕厨惟一味求飽或三鱣又以平聲押之恐誤也以上皆朝英語

余按歐陽文忠公集古錄漢楊震碑云聖漢龍興神祇降祉乃生于公又云窮神知變與聖同符鴻漸于門羣英雲集又云貽我三魚以彰懿德觀此則稱鱣稱鱓皆不得其真也

湛竹

貢朝英緗素雜記云李濟翁嘗論詩淇澳云菉竹猗猗按陸璣草木疏稱爾雅云菉竹王芻郭璞注云菉蓐草也今呼爲鴟白脚草或云即鹿蓐草也又爾雅云竹萹蓄萹音扁注云似小梨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亦作筑音竹韓詩作薄音篤亦云薄萹竹則明知非筍竹矣今爲辭賦皆引猗猗入竹事大誤也當時謝莊竹贊云瞻彼中唐菉竹猗猗便襲其謬殊乖理趣荀謝贊佳何不預文選所以爲昭文之棄也陸璣字從玉旁非士衡余按舒王新傳解綠竹云虛而節直而和疑當時亦指萹竹而云非筍竹也又任昉述異記云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是也又云爾何邪以上皆朝英語余按史記河渠書河決瓠子武帝令羣臣

從官自將軍而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新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天子既臨決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云云河公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晉灼注云淇園衛之苑也多篠簜顔師古注曰頹林竹者卽上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爲楗也今觀此則淇水之澳從來産竹故武帝下之以爲楗歌亦云頹林竹兮楗石菑則淇竹無可疑者故荆公傳詩爲是而朝英所證爲非也梁孝元帝竹詩亦云嶰谷管新抽淇園竹復修

臘

孔穎達解禮記月令臘先祖五祀引後漢蔡邕云夏曰淸祀

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按左傳曰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名也前輩多以此遂指左傳爲後人所撰葢不深考之耳余考史記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及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注云先是其邑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帝若學之臘嘉平父老具言此神仙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乃欣然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然則臘之名古有不始於秦矣蔡邕以殷曰嘉平今秦旣改之則疑殷之祭爲臘而邕等錯亂其名耳不然秦自惠王以來用臘久矣何得名改哉按應劭風俗通引禮傳云夏曰嘉平殷曰淸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以是知臘祭之名起於三代廢於始皇而興於漢也惟劭以嘉平爲夏祭與蔡邕不同

儀石銘非太宗所製

太宗皇帝所製儀石銘張唐卿外史檮杌載之甚詳第太宗皇帝摘其切於事情者四句詔刊之石非太宗皇帝御製也

李遠詩異同

北夢瑣言謂李遠詩云入事千杯酒流年一局棋宣宗以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及觀唐張固幽閒鼓吹乃云宣宗坐朝令狐相薦李遠知杭州上曰遠詩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臨郡哉二書所載事雖同而詩則異

景鐘

徽宗崇寧四年命鑄景鐘鐘成詔翰林張康伯爲之序銘以爲景大也九九之數兆於此有萬不同之所宗也其說如此

蓋景福可以言大王氏之意云爾而景鐘則不可也議者又謂大晟樂書黄帝有五鐘一曰景鐘景大也鐘四方之聲以象成厥功大者其鐘特大蓋黄鐘者樂之所自出景鐘者又黄鐘之本故景鐘爲樂之祖此説亦非何者按管子五行篇有曰昔黄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正五鐘一曰青鐘大音注曰東方鐘名二曰赤鐘重心三曰黄鐘洒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黒鐘隱其常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審此則五鐘皆以五方之色言之景非大明矣景鐘既是秋之一鐘而議者又以爲樂之所自出與夫爲黄鐘之本皆不得其説者也予又按士昏禮姆加景注曰景明衣也襌衣也襌音單陳祥道曰景白也

然則秋之色白則景鐘者色之白明非大矣此可爲據

國璽

孔經父雜說記天子八寶其一曰受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祗也徐令玉璽記玉璽者傳國寶也秦始皇取藍田玉刻而爲之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受永昌璽上隱起蟠龍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方四寸紐五龍盤秦滅傳漢歷王莽爲元后投之於地遂一角闕後傳至石季龍季龍磨其隱然之文又刻其旁爲文曰天命石氏開皇二年改爲受命璽至唐末帝從珂攜以自焚石晉再作受命寶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契丹入盜而取之至周郭威更以玉作二璽其一曰皇帝承天命之寶二曰皇帝神寶其文馮道書今所用乃郭威所作寶

也以上皆雜說所載余以爲失竊嘗究其本末蓋秦璽自漢
以來世世傳受號傳國璽自秦傳漢漢末爲王莽所簒莽傳更始
劉盆子盆子傳後漢董卓之亂孫堅得之井中堅敗袁術拘堅妻得
之術敗徐璆得之傳與漢漢傳魏魏傳晉晉傳劉聰劉曜曜敗爲石
季龍所得遣趙封送於石勒考於傳記各有付授之文及傳至石氏
而季龍僭號自襄國遷鄴及據雍洛石遵石鑑相繼簒奪而祇在
襄國石閔殺公侯卿校萬餘人奔襄國而史言璽在襄國惟慕容
雋傳有詰石閔使常煒云璽在襄國信否煒曰實在寡君謂在閔
也及考石閔送晉璽乃皇帝壽昌璽則閔璽非秦璽也以此考之
石季龍之亂石遵石鑑相簒奪遂失所在今孔氏雜說乃以
至五代唐末帝從珂攜以自焚蓋亦不善考者也

王榭燕

近世小說尤可笑者莫如劉斧摭遺集所載烏衣傳因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遂以唐朝金陵人姓王名榭因海舶入燕子國其意以烏衣爲燕子國也其說甚詳殊不知王者王導等人也謝者謝鯤之徒也余按世說諸王諸謝世居烏衣巷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瑯琊諸王所居審此則名營以烏衣蓋軍兵所衣之服因此得名摭遺之小說亦何謬邪

五世九世同居

王彥輔塵史載張全翁朝議爲予言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居

太宗討并州過其舍召其長訊之曰若何道而至此邪其長對曰臣無他惟能忍耳此與唐張公藝事同按唐書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其本末書忍字百餘以對天子爲流涕

辨塵史載張曲江燕翼無似

王彥輔塵史載劉夢得有讀張曲江集詩其序畧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今讀其文自內職牧始安有瘴癘之歎自退相守荆門有拘囚之思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識祿山有反相羞凡器與同列密啓廷爭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豈忮心失恕陰謫最大雖二美

莫贖邪故其詩云寂寞韶陽廟魂歸不見人按唐書張曲江
有子拯而不見其他子孫近有朝請張君唐輔來守安州蓋曲
江人也自稱九齡十世孫皇祐間儂智高亂嶺南朝廷推恩
凡名舉人者悉官之無慮七百人唐輔在其中後稍遷至於
牧守當途諸公往往以名相之後稱薦之夫以夢得去曲江
纔五六十年乃言燕翼無似豈知數百年後有十世孫邪豈
夢得困於遷謫有所激而言邪是皆不可得而知也以上皆
王說余考唐書宰相世系表九齡之子拯為右贊善大夫拯
之子長器為長水丞藏器之子敦慶為袁州司倉參軍敦慶
之子景新景新之子涓為嶺南觀察衙推弟鄖為湖南鹽鐵
判官涓之子浩為仁化令浩之孫文嵩監東太倉自九齡至

文嵩凡八代仕宦不絶而劉夢得乃以爲燕翼無似終爲餒魂何耶王彦輔不考世系表而以本朝張唐輔爲證益非矣

楊文公論千字文之失

楊文公億以千字文勑散騎常侍員外郎周興嗣次韻勑字乃梁字傳寫之誤當時命令尚未稱勑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勑勑之名始定於此余按勑字從束舒欲切從攴普卜切音赤說者曰誡也固也勞也理也書也急也故古文尚書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勑我五典五惇哉太史公論堯舜以君臣相勑惟是幾安皆用此勑字而後世遂以勑代之其失本於唐明皇詔以隸楷易尚書古文學者不識古文自是而始故宋景文公亦以爲勑之義與徠同洛代切

後世轉敕以爲勑非是故予以爲流俗之失如此蔡邕漢制度天子下書有四其四曰誡敕南史周興嗣列傳亦云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則勑出天子亦云舊矣而楊文公乃以千字文勑周興嗣次韻勑字乃梁字傳寫之誤當時命令尚未稱敕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勑勑之名始定於此且興嗣本傳已云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則何獨疑於千字文之勑乎此文公一失也唐劉禕之秉政得罪武后而后遣使俾其自裁禕之自以秉政而未見敕故禕之自云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勑無不得稱三字此文公二失也高宗上元詔曰詔敕比用白紙多爲蟲蠹自今後皆用黃紙然則書敕用黃紙上元時已有定旨兼是漢天子四書之

一敕之名不定於顯慶時又明矣此文公三失也故予以爲先儒之誤者如此昔者孔子祭太山見七十二家字皆不同故亥二首六身韓子八厶爲公子夏辨三豕渡河因知聖賢未始不留意於此學者其可忽諸予又按魏文侯敕倉唐以雞鳴時至

劉禹錫誤呼沈雲卿詩爲宋考功詩

黄朝英緗素雜記論劉禹錫嘉話謂宋考功詩有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以爲餳字有來處取毛詩鄭箋說吹簫賣餳之義朝英謂嘗見沈雲卿詠驩州不作寒食詩亦云海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餳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淸明二詩相類恨不見宋考功全篇予見考功全篇蓋考功未嘗使餳字而禹錫

誤呼雲卿詩爲考功所作耳之問詩題是途中寒食云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陽人佺期詩題乃是嶺表逢寒食云嶺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錫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則知使錫字者佺期所作況二韻不同春與人在十七眞錫與明在十二庚題目亦異原其所以禹錫誤道其名耳

招提蘭若

高僧傳曰漢明帝於城門外立精舍以處摩騰卽白馬寺是也名曰白馬者相傳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其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卽停毀自後改招提爲白馬諸處各取此名焉按此則招提名寺亦已久矣僧

史云後魏太武皇帝始光元年創立伽藍爲招提之號隋大業中改天下寺爲道場至唐復爲寺然宋元嘉之間招提寺其名尚存何以見之蓋褚彦回薨褚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彦回白貉坐褥則招提名寺亦襲明帝之事緗素雜記嘗論招提以謂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引唐會昌五年七月上都東都兩處各留二寺節度等州各一寺八月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及引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爲太和寺爲證如杜牧南亭記所謂山臺野邑余嘗以爲此論未然蓋招提蘭若之號自明帝以來天下之寺皆曰招提蘭若無別名也故至唐始復爲寺而國自立寺名以賜之未及賜者尚仍舊名故曰毀招提蘭若

四萬餘區皆未嘗有公私之異

筆談清話載龎莊敏梁適事是非

筆談載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方進呈上問名次公者何義主判官不能對龎莊敏爲詳議官越次對曰漢黄霸字次公上頷之異日復進讞上曰前時姓龎者何故不來知院對任滿已出外官上遽令與在京差遣俄擢三司判官慶歷中遂入相予考玉壺清話因知非莊敏乃梁適也清話云梁適隨判院盧南金上殿案中有名次公者仁宗因問何名次公南金不能對適曰漢黄霸字次公上曰卿是何人曰詳議官梁適又問那個梁家曰祖灝父固俱中甲科上曰怪卿面貌酷似梁固他日適奏曰臣祖父頃事太宗眞

宗不知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天章閣有名臣頭子朕觀之甚熟適後除記注知制誥至翰林學士除目皆自御批不十年至台輔二家所說爲不同然以予觀之莊敏所見知於仁宗不專乎此以清話所載梁適爲是而筆談爲非可也

寗馨兒

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寗馨兒以寗爲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寗馨以寗爲平聲葢王衍傳曰何物老嫗生寗馨兒山濤叱王衍語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此寗馨兒按二說知晉宋間以寗馨兒爲不佳也故山濤王太后皆以此爲詆叱

豈非以兒爲非馨香者邪雖平去兩聲皆可通用然張劉二詩義則乖矣東坡亦作仄聲平山堂詩云六朝文物餘邱壠空使姦雄笑寧馨

紀聞非温公所爲

司馬公紀聞載進士葉適試補監生第一王介甫愛其所對策布衣徐禧得洪州進士黃雍所著書竊其語上書褒美新法介甫亦賞其言皆奏除官令於中書習學檢正及介甫出知金陵吉甫薦二人皆安石素所器重上召見適奏對不稱旨徐禧無學術而口辯揚眉奮髯足以動人主意或問以故事禧對此非臣所學臣所學云云其說皆雍語也而蔡承禧收得雍草封上之承禧又言禧母及妻皆非良家又言禧前

居父喪而博爲吏所捕因亡命詣闕上書紀聞以此事得於王熙溫公著紀聞多得於人言則或有毀而失其眞者是非特未定也或者又以紀聞非公所爲然後人不能不致疑於其間最後予讀東坡悼徐德占詩其序云余初不識德占但聞其初爲惠卿所薦以處士用元豐五年二月偶以事至蘄水德占聞予在傳舍惠然見訪與之語有過人者是歲十月聞其遇禍作詩弔之云美人種松柏欲使低蔭門栽培雖易長流惡病其根哀哉歲寒姿骯髒誰與論竟爲時所誤不免刀斧痕一遭兒女汙始覺山林尊從來覓棟梁未免傍籬藩南山隔秦嶺千樹龍蛇奔大厦若果傾萬牛何足言不然老巖壑合抱枝生孫死者不可悔吾將遺後昆乃知紀聞所

傳不足信

空梁落燕泥

唐劉餗隋唐嘉話載隋煬帝爲燕歌行羣臣皆以爲莫及王冑獨不下帝因此被害帝誦其句云庭草無人隨意綠能復道邪又唐潘遠紀聞載隋煬帝作詩有押泥字者羣臣皆以爲難和薛道衡後至詩成有空梁落燕泥之句帝惡其出已上因事誅之臨刑問復能道得空梁落燕泥否予考二事相似然小說可信者少及觀五代韋縠所編唐賢才調集詩其中載劉長卿一詩別宕子怨凡十韻有一聯云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與唐潘遠所載道衡詩無異何邪以隋書考之煬帝嗣位道衡自襄州總管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

帝許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帝頌帝覽之不悅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遂因議新令事付執法勘之帝令自盡憲司鎡殺之然則道衡貽怒煬帝因獻頌所致況又才調集以爲長卿詩遠說甚可疑也又據道衡集亦有此但名爲昔昔鹽當是道衡自作不緣和韻耳

林藻歐陽詹相繼登第

黄朝英緗素雜記云唐書歐陽詹傳云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仕宦及常衮罷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詞者與爲賓主禮故其俗稍相勸出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衮衮奇之辭歸泛舟飲餞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

選時稱龍虎牓閩人第進士自詹始朝英按黃璞撰閩川名士傳云江夏子田閱林蘊泉山銘敘則謂閩川貞元以前未有文進者也因廉使李郕公錡興起庠序請獨孤尚書爲記中有辭云縵胡之纓化爲靑襟其兄藻與其友歐陽詹覩此耿耿不怡十年遂相與爲誓志求名繼登上第是言進士及第始於林藻也泉山銘敘又云爾何邪以上皆朝英說予家有唐趙傪撰唐登科記嘗試考之德宗貞元七年是歲辛未刑部杜黃裳知貢舉所取三十八人尹樞爲首林藻第十一人是牓其後爲宰相者四人令狐楚竇楚皇甫鎛蕭俛賦題珠還合浦詩題靑雲干呂次舉貞元八年是歲壬申兵部侍郎陸贄知貢舉所取二十三人賈稜爲首歐陽詹第三人是牓

其後爲宰相者三人王涯李絳崔羣賦題明水詩題御溝新柳然則林藻是貞元七年及第歐陽詹是貞元八年及第明矣泉山銘敘云二人相繼登上第可謂得實

閩人登第不自林藻

唐人以閩人第進士自歐陽詹始予嘗以唐登科記考之貞元七年林藻登第貞元八年詹始登第二人皆閩人乃知閩人第進士始於藻已具前說矣予又讀唐摭言云神龍二年閩人薛令之登第開元中爲東宮侍讀時官僚淸淡以詩題於公署略曰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云云上因幸東宮覽之索筆判之曰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謝病東歸案神龍二年乃唐中宗時然則閩人第進士不惟不始於

詹亦不始於藻當以薛令之爲始閩川名士傳所載與摭言同唯唐登科記神龍元年第五十四人有薛全之令全兩字不同兼二年與元年亦不同當以登科記爲是

辨杜子美詩

杜詩青青竹筍迎船出日日江魚入饌來韓子蒼云舊本日乃白字也予讀杜放船詩云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乃知子蒼之言可信然或者云此詩乃送王十三判官扶侍還黔中故用孟宗泣筍姜詩躍鯉事後漢列女傳姜詩并妻龐氏並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膾云云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母膳其言每旦則日日之意在焉故姑存之以俟博識者

老拳

唐劉夢得嘗讀杜子美義鶻行巨顙拆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讀石勒傳勒語李陽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乃嘆服之于按五代史梁太祖讀李襲吉爲晉王所爲通和書云毒手尊拳相交於暮夜金戈鐵甲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以石勒傳考之尊拳當作老拳非指劉伶尊拳也

鑄錢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唐三百年皆鑄開元通寶無怪乎此錢之多至五代有天祐天福唐國等錢而本朝專以年號鑄錢然宋通元寶皇宋元寶非年號者宋通乃開寶時所鑄皇宋乃寶元時所鑄蓋錢文不可用二寶字故變其文也以上皆

王說寻考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然則以年號鑄錢久矣王說非也

無恙

高承事物紀原論無恙云蘇氏演義曰時人以無憂疾謂之無恙神異經云北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咋人則病罹人則疾名曰獇獇恙也常近人村落入人屋室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人得無憂疾謂之無恙此乃始也以上皆高承說寻按顏師古破應仲遠風俗通曰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大患苦之必相問云無恙爾雅云恙憂也楚辭九辨曰還及君之無恙此言及君之無憂漢元帝詔貢禹

云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疏乞骸骨此言病何憂不差而乞骸骨豈如被蟲食心邪凡言無恙謂無憂耳戰國策齊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民亦無恙邪說苑魏文侯語倉唐曰擊無恙乎又曰子之君無恙乎聘禮亦曰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鄭注曰拜其無恙

子規

鮑彪少陵詩譜論引陳正敏曰飛鳴之族所在名呼不同有所謂脫了布袴東坡云北人呼為布穀誤矣此鳥晝夜鳴土人云不能自營巢寄巢生子細詳其聲乃是云不如歸去此正所謂子規也今人往往認杜鵑為子規杜鵑一名杜宇子美亦言其寄巢生子此蓋禽鳥性有相類者柳子厚作永州

遊山詩云多秭歸之禽然秭歸又是蜀中地名疑其地多此禽也以上皆鮑說予按史記歷書曰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與秭鳺先滜注徐廣曰秭音姊鳺音規子規鳥也一名鷤鴂乃知子厚以子規作秭歸不爲無所本矣酈道元水經注引袁崧曰楚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寛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秭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猶存秭與姊同然則縣之得名秭歸正以屈原而鮑以爲因禽得名非也然晉志建平郡有秭歸縣注云故子國

仲舒策之誤

西漢董仲舒傳對策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

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予按曾子書疾病篇曰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志而已然則既稱高而以明繼之矣豈可以復言光邪兼本書首尾一以聞爲主知字非是雖仲舒策亦稱因用所聞以結之則知字其誤尤分明如一稱加之意與志字不同不計利害惟知字光字於義不可也曾子書不顯於世故董策無有知其誤者不可不辨也

土偶人與桃梗相語

戰國策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人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又戰國策蘇秦說李兌曰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

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
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
梗鬬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
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
東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云云按二事俱
載戰國策俱以爲蘇秦以予考之劉向學博而無統記亂而
不專是以若此之駁也方蘇秦爲縱時乃齊宣王在位孟嘗
君爲相時乃齊湣王在位湣王乃宣王子秦不及見湣王審
矣安有說孟嘗君之事乎以此言之前說之妄可知矣按史
記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
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

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以此知説孟嘗君者蘇代也非秦也代襲秦説李兌之辭耳劉向失於鹵莽故也

喻氏姓

芸閣姓苑云喻氏出汝南其先帝顓頊之苗裔周文王之裔緒左傳鄭公子渝彌爲周司徒後立別族爲渝氏歷秦漢至景帝皇后諱志字阿渝中元二年避諱改水爲口因爲喻氏元和姓纂云喻見姓苑亦音樹南昌姓苑云南昌有喻氏東晉有喻歸撰西河記三卷寻按南史陳慶之傳云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俞藥藥初爲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

世人云俞賤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然藥竟不知中元二年避諱改喻邪

蔡字有四義

王觀國學林新編辨蔡字有四義大蔡龜名也蔡叔國名也左傳昭公元年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預曰蔡放也禹貢曰二百里蔡孔安國曰蔡法也予按孔頴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字𥺝字耳隷書改作遂失本體說文曰𥺝𢿱之也從米殺聲然則𥺝字殺下米也𥺝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後世𥺝字不可識寫者轉而爲蔡字至重爲兩蔡字以讀之故音爲素葛切尚書蔡仲之命云周公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孔安國云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

名是放蔡叔之地然則王觀國之見雷同以蔡爲蔡不可不辨也

介雞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氏傳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杜預注曰擣芥子播其羽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觀國按史記魯世家曰季氏與郈氏鬭雞季氏芥雞羽郈氏金距司馬遷改介爲芥而杜預用其說以訓左傳耳觀國案介與芥不相通用介者介冑之介也其介雞者爲甲以蔽雞之臆則可以禦彼之金距矣司馬遷誤改介爲芥而杜預循其誤旣自以爲疑又增膠沙之說夫以膠夾沙而播其羽是自累也又烏能勝彼雞以上皆王說

寸按杜預以介爲芥蓋用司馬遷之說賈逵亦嘗取此說至於以膠沙播羽則孔穎達以爲以膠塗雞之足爪然後以沙糝之令其澀得傷彼雞也然其說皆非是寸按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鎧著雞頭鄭衆曰介甲也爲雞著甲蓋雞之鬬所傷者頭以鎧介著之是矣而觀國謂爲甲以蔽雞之臆蓋不知高誘之注及不知物理夫雞之鬬其利害不在於臆也兼亦不見鄭注

精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晉書孝武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爲精舍觀國按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往東海立

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隱居立精舍講授又檀敷傳曰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盜就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即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爲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以上皆王說予按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于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療病然則晉武以前道士亦立精舍矣

能改齋漫錄卷四

辨誤

羊舌族氏

歐陽詢藝文類聚羊門記一事云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惟有舌存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族不記所出予按叔向得姓久矣蓋詢所聞之誤也春秋左氏傳閔公二年晉羊舌大夫爲軍尉杜預注曰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孔穎達曰此人生羊舌職職生叔向故爲叔向祖父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也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

羊頭而示之以明己不食惟識其舌舌存因得免號曰羊舌氏也

胡笳十八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秦甫思紀異錄云琴譜胡笳曲者本昭君見胡人卷蘆葉而吹之昭君感焉爲製曲凡十八拍觀國以爲董祀妻蔡炎文姬爲胡騎所獲歸作詩二章今世所傳胡笳曲十八拍亦用文姬詩中語葢非文姬所撰乃後人所撰以詠文姬也紀異謂昭君製曲則誤矣王荆公作集句胡笳曲十八拍首言中郎有女能傳業者亦詠蔡文姬也王昭君未嘗有胡笳曲傳於世以上皆王說予按琴集曰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竝蔡炎作及案蔡翼琴曲有大小胡

笳十八拍沈遼集世名流家聲小胡笳又有契聲一拍共十九拍謂之祝家聲祝氏不詳何代人李良輔廣陵止息譜序曰契者明會合之至理殷勤之餘也李肇國史補曰唐有董庭蘭善沈聲蓋大小胡笳云以此校之觀國謂非文姬所撰亦非矣予又按謝希逸琴論曰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八拍清調明君十三拍間絃明君十九拍蜀調明君十二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然則明君亦有胡笳但拍數不同耳庾信詩云方調琴上曲變入胡笳聲觀國謂昭君不能製曲又非也

羽林名軍

漢書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屬光祿

勳文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顏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一說羽所以爲主之羽翼也予以顏說爲非按晉志羽林軍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則漢名軍以羽林法天文耳

行李

唐李濟翁資暇集論行李云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研窮意義遂注云行李使人也遂俾今見遠行約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爾按舊文使字作岑傳寫之誤誤作李焉舊文使字山下人人下子以上皆濟翁說予按左氏僖公三十年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杜預注云行李使人襄公八

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杜預注云一介獨使也行李
行人也昭公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注云行理使
人通聘問者蓋李理字異爲義則同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
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孔晁注國語其本亦作李字注云行
李行人之官也然則兩字通用本多作理訓之爲吏故爲行
人使人濟翁以岑字作使而專以爲使是矣若行理之命亦
可以一例作岑字乎殊不知李理字通用故管子五行篇曰
黃帝得后土而辯於北方故使爲李又曰冬李也注云李獄
官也乃知古昔多以李爲理

以言餂之

王觀國學林新編以孟子曰是以言餂之也趙岐曰餂取也

孫愐音義以古書等並無此餂字郭璞方言音忝謂挑取物也觀國以玉篇有之達兼切古甜字字書幷無此字第於孫義不合爾亍以爲不然璞文在前則玉篇不足道矣玉篇所收字乃晉魏以來續撰者按管子地數篇管子曰十口之家十人咶鹽百口之家百人咶鹽此咶字與餂字雖異其義則一何者均以口舌取物而已古書字多借用難可一槩論也廣韻乃以咶音火夬切音聲尤無義

湘君湘夫人

樂府敘篇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云天帝之女處江爲神即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也劉向列女傳帝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堯以妻舜於嬀汭舜既爲天子娥皇

爲后女英爲妃舜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湘中記曰舜二妃死爲湘水神故曰湘妃韓愈黄陵廟碑曰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康成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旣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言湘夫人乃二妃璞與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次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謂娥皇爲君女英爲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明其正自得稱君也以上皆樂府敘篇余嘗考之若敘篇以郭璞王逸爲失者甚當然山海經列仙傳湘中記韓愈碑亦未爲得按禮檀弓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故康成注曰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

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凡康成之論本取帝王世紀耳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乃知康成所注爲有據依又按秦紀云死而葬焉今王逸乃以爲溺死益非矣諸人皆以爲二女當以檀弓世紀有三妃爲正

長頸高結喉

韓退之石鼎聯句詩序曰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淇慶善云張右史本無高字中字只是長

頸而結喉又作楚語以予考之張本非也予按揚雄蜀紀曰蜀之先代人椎結左語不曉文字故左思魏都賦斥蜀云或魋髻而左言或鏤膚而鑽髮古多借字以魋爲椎以結爲髻故退之序長頸而高結句始於此蓋言髻之高也後漢東夷傳云魋頭露紒章懷注云魋頭猶科頭也謂以髮縈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史記朝鮮傳魋結蠻夷服前漢朝鮮傳椎結蠻夷服一以爲魋結一以爲椎結一以爲魋紒然則魋椎魋一音紒髻結亦一音魋有高之義章懷以魋頭爲科頭其論太執矣後之學者多不讀古文往往去高字而止以爲結喉故其誤甚明劉向列女傳齊鍾離春無鹽女宣王后也爲人極醜昂鼻結喉雖有結喉而退之亭不本此

颸風

離騷曰溘颸颸風兮上征左太沖吳都賦曰翼颸風之飀飀班固曰颸疾也然則颸風者疾風也謝元暉郡齋呈沈尚書詩云珍簟清夏室輕扇動凉颸謝靈運初發石頭城詩云出宿薄京畿晨裝摶曾颸注曰曾颸高風也二謝以颸爲風何耶

揚雄作甘泉賦明日遂卒

唐李善注揚子雲甘泉賦引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此說非也予按孝成帝行幸甘泉據漢紀及賦序並是正月行幸甘泉揚雄死於王莽天鳳五年經歷哀平兩帝年代甚遠安有賦成明日遂卒之說李善竟不排之而反以爲證何耶

三焦

蘇黃門子由龍川畧志曰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包以理推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名無狀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尚何以藏繫哉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寂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府輸瀉而去故號此府爲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太息也子由自言得其說於名醫單驤然予按漢班固所纂白虎通其論情性篇云六府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

也府者爲藏宮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膀胱者腎之府也腎者主瀉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府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膽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不忍故以膽斷也據此則三焦者有形狀久矣叔和既不能察而子由亦偶忘之耶

鹽盬

左氏傳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杜預注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盬鹽也猗氏縣鹽池是孔頴達正義曰說文云盬河東

盬池字從鹽省古聲然則盬是鹽之名盬雖是鹽唯此池之
鹽獨名爲盬餘鹽不名盬也陸德明釋音云音古盬也弓按
古今文士用鹽字無盬鹽之別雖魏都賦墨井鹽池元滋素
液政用盬池事亦作鹽字又何耶管子書地數篇曰楚有汝
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亦只作鹽字漢書亦
然當俟傅識者杜子美鹽井詩云鹵中草木白青煮官鹽煙
杜田補遺曰許愼說文云鹵鹽池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
鹵又漢宣帝紀帝嘗困於蓮勺鹵中注如淳曰蓮勺縣有鹽
池縱橫十餘里其鄉人名鹵中師古曰今在櫟陽縣東弓又
按呂氏春秋稱魏文侯時吳起爲鄴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
之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粱然則鹹薄之地名

爲斥鹵故禹貢云海濵廣斥左傳表淳鹵是也淳鹵地薄收
穫常少故表之輕其賦稅予以是知如鹽如鹹字皆從鹵也
故鹵亦作鹽其說庶幾是乎

不佞者不才也

佞者才也不佞者不才也左傳成公十六年范文子曰諸臣
不佞杜預注曰佞才也服虔亦曰不佞不才也語曰不有祝
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孔子亦以衛靈
公之不亡者以有祝鮀等耳考左氏傳鮀之排難解紛賢者
也晉王沈爲豫州刺史至鎮下教乃曰逹幽隱之賢去祝鮀
之佞云云蓋沈未深於論語也

嬙者禁中婦官

應劭注元帝詔曰王檣王氏女名檣字昭君予以爲非是蓋昭君不名檣嬙乃禁中婦官耳按周禮天子有九嬪嬪亦是婦官春秋昭公三年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杜預注曰嬪嬙是婦官又哀公元年左傳云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然則應解以嬙爲昭君之名誤矣漢書亦止云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不斥爲名也然古本漢書皆作此檣字何耶

黄帝炎曲炎當作鹽

沈存中筆談曰頃年王師南征得黄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杖鼓曲也炎或作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施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嫵媚吳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有

炎杖聲以上皆筆談予按隋書樂志云其舞曲有疏勒鹽古樂府集隋薛道衡有昔昔鹽樂苑云昔昔鹽羽調曲唐亦為舞曲昔一作析唐趙嘏廣之為十一章然則以鹽名曲自隋已有存中以為唐世非也考唐書禮樂志及通曲皆不具此曲名唯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樂名太簇宮時號娑陀調鵓鴿鹽改為白鴿鹽太簇商時號大石調野鵲鹽改為神鵲鹽太簇羽時號般涉調大序鹽仲呂商時號雙調神雀鹽有此四曲凡存中所謂阿鵲鹽在焉然突厥鹽者豈非隋志疏勒鹽也予又按張芸叟南遷錄載其以元豐中至衡山謁嶽祠有樂工六十四人隸祠下每歲立夏之日致祠潭州通判與縣官備三獻奏曲侑神初曰蘇合香次曰

皇帝鹽終日四朶子三曲皆開元中所降也至今不廢器服音調與今不同然其曲甚長自四更始奏至旦方罷祠官頗以爲勞多從殺減然則存中以黃帝炎因近年征交趾而得之葢不知南嶽有此舊曲也然芥室詩話以鹽者有味之謂

天子呼來不上船

唐范傳正作李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情旣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乃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杜子美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葢謂此也王立之詩話以夏彥剛云蜀人以襟領爲船不知何所據也謝逸作逸軒詩云太白列仙人名綴雲房籍又云朝衫不上船拜舞墮巾幘皆承彥剛之誤也

牛僧孺聰明臺

國史劉沆列傳曾南豐撰云沆吉州永新人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爲江西牙將有彭玕者據州稱太守脅景洪附湖南僞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仕嘗謂人曰我不從彭玕當活萬餘人後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讀書堂故基即其上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以上皆列傳所載予按江南野史彭昌傳云初唐相牛僧孺其祖遠仕交廣罷秩還至郴衡間爲山賊所剽掠唯僧孺母子獲存遂亡入江南止於廬陵禾川追長爲母所訓遂習先業縣之北有山名察芋源下有古臺故老傳爲聰明臺其下有湧水曰聰明泉古今學者多此成業僧孺乃舍其上而肄

業迨十數年博有文學會母死遂葬于縣之西南才德鄉太
學里既隨計長安以文投韓退之皇甫湜爲知遇由是擢上
第不十數年累秩輔相時彭昌四世祖居于僧孺母墓之側
應諸科舉至京師僧孺聞而引與見問其墳陵彭氏幼而不
知黙不能對及歸爲修其堂會僧孺罷相出鎮襄陽未幾暴
薨故其墳未曾封至今本縣圖經但載聰明泉側有牛相讀
書堂餘址尚存野史本吉州人龍袞所撰或得其眞今沆傳
以祖昇洪郎其上築臺曰聰明臺誤也野史以爲故老相傳
爲聰明臺耳此國史之失也予又按唐杜牧所撰僧孺墓誌
敘曰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祖文安侯有隋氏賜
田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爲學不出一室數年業

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執誼命柳宗元劉禹錫訪公于樊鄉公乘驢至門遂登進士第今野史以僧孺肄業于聰明臺十數年會毋死葬于彼因隨計長安擢上第誤也墓誌以爲七歲而孤至年十五依樊鄉以爲學及其上第亦自樊鄉出焉此野史之失也予又按墓誌曰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毋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今野史乃以僧孺毋死在未第之前此又野史之失也予又按墓誌曰僧孺以大中二年薨于東都城南別墅今野史乃以僧孺罷相出鎭襄陽未幾暴薨此又野史之失也

又元集載杜甫杜誦詩

唐人有又元集三卷杜甫七首杜誦一首各在上卷其杜誦

一首乃是哭長孫侍御道爲詩書重名因賦頌雄者今子美集亦有此詩恐是編者之誤然誦名不顯不知孰是第四句憲府舊乘驄又元集以舊作近

柳子厚謂李義府爲大臣

柳子厚裴墐崇豐二陵集禮後序曰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以上皆柳說予按舊唐書李義府傳云初五禮義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之義府深然之于是悉刪而焚焉然則義府爲相乃高宗之初非開元矣子厚唐人不應其誤如此

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

西漢宣帝時諫大夫鄭昌上書頌蓋寛饒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奸邪爲之不起按淮南子云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采鄭昌所言本此淮南厲王武帝時人然昌所言爲誤蓋藜藿乃園中之物而猛獸則伏于山故林木可稱不斬而不可稱不采也

反正

國史韓熙載傳熙載建議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于按漢高祖紀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師古曰反還也還之于正道乃知熙載失言

息婦新婦

王彥輔麈史辨誤門云呂氏春秋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彊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有新取婦者壂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今惠子遇我尚新其說我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何事比我于新婦乎按今之尊者斥卑者之婦曰新婦卑對尊稱其妻及婦人自稱者則亦然然則世人之語豈無稽哉而不學者輙易之曰息婦又曰室婦不知何也以上皆王說予按戰國策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早晚之時失也高誘注曰雖要

非新婦所宜言也然則彥輔辨息婦之誤而不及此者豈偶忘之耶

五行無絕理

今諸命書如唐李虛中本朝林開之大論五行十二位自長生沐浴冠帶臨官旺衰老病死墓絕胎養配于子丑十二辰以見五行生壯老然予嘗疑五行無絕之之理葢本于京房易傳寫之誤耳京氏曰四絕者巳爲水土絕申爲木絕亥爲火絕寅爲金絕且五行本乎陰陽使世一日而無陰陽其可乎則五行決無絕之之理葢絕乃系包字傳寫之誤乃兩字合爲一耳嘗考唐左拾遺李鼎祚所修梁元帝陳樂産唐呂才六壬書名連珠集其論五行之所始終一日水其系包在

巳其胎在午其養在未其生在申其沐浴在酉其冠帶在戌其臨官在亥其旺在子其衰老在丑其病在寅其死在卯其入墓在辰至於火則曰其系包在亥至於木則曰其系包在申至於金則曰其系包在寅凡巳申亥寅各稱系包之所在盍五行既墓其生也必有萌芽以先之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以明無絕之之理其義甚明且黄帝八五經五行十二變篇云一變而生二變而浴三變而冠四變而臣五變而君六變而委七變而病八變而死九變而藏十變而止十一變而渾十二變而育止而渾渾而育育而生晝運齊日夜運擬星五吉七凶自然之經且止者系包也渾者胎也育者養也其言晝夜之運則無絕之之理系包平兩字後人傳寫失真

合而爲一今不取

丁產簿書言丁推

畢仲詢幕府燕談錄云今之州縣造丁產簿書言丁推者其推字殊無意義當爲稚字言其童稚未成丁也葢唐避高宗廟諱治與稚音同故改作推又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吳正肅言律令有丁推推字不通少壯之意當是丁稚唐以大帝諱避之損其點畫予以二公言非是且推者推排之意擇其及丁而升之故至今州縣謂之推排其義甚明

涼風消息幾時來

古今詩話云太祖深聰明遠每邊事纖息必知有間者自蜀還上問劒外有何事間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長苦熱

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淸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吾來伐也然予嘗考睦台符岷山異事云梓潼山人李堯夫吟詠尤尚譏刺謂蜀相李昊昊戲曰何名之背時耶堯夫厲色對曰甘作堯時夫不樂蜀中相因是堯夫爲昊所擯知蜀主國柄隳紊生民肆擾吟苦熱詩云炎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消息幾時來以是知此兩句乃李堯夫詩非宋山長也淸冷兩字不逮消息遠甚堯夫又有大內盆池詩云向外疑無地其中別有天蜀平後贈滕白郎中詩云方外與誰爲道友關東獨自占詩家譏滕入蜀不得名詩家惟堯夫耳

誤認黃華作菊華

袁州自國初時解額以十三人爲率仁宗時查拱之郎中知

郡日因秋試進士以黃華如散金爲詩題葢取文選詩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是也舉子多以秋景賦之惟六人不失詩意由是只解六人後遂爲額無名子嘲之曰誤認黃華作菊華

大小姑山彭郎磯

歐公歸田錄云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巍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爲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壻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敕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哉以上皆歐公語予嘗按南唐陳致雍撰曲臺奏議集徐鍇爲序其間一首云正大姑山小姑山神像曰准祠部牒據彭澤鎮由大姑小姑乞改神儀者大孤

山釋山云獨山曰蜀蜀孤也今下民訛言穿鑿浮僞作爲淫祀何所尚哉必也正名於義安取且山川之神博施於民有功則祀之其或名山大川能興雲雨水旱雩禜於斯不替其可廢哉彭澤鎮所申改正甚允中所安排神儀部伍典或不載但依常式去婦人位立山神廟貌乃知南唐已嘗討論改正至本朝因循既久又復婦人像而敕額至以聖母爲稱其鹵莽曾不若南唐也

打字從手從丁

歐公歸田錄云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謬唯打字耳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搥擊之義至于造舟車

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
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粘紙曰打糊
以尺丈量地曰打量地舉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至于名儒碩
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以上皆歐公語予嘗考釋文云
丁者當也打字從手從丁以手當其事者也觸事謂之打于
義亦無嫌矣夫豈歐公偶忘釋文云耶予嘗見宋景文公云
凡義有未通者當以偏旁考之予于打字得之矣

眞宗未嘗耕耤

李邦直修都城記序眞宗勲德曰東祀耕耤賜酺眞宗朝未
嘗耕耤

張艮封留

漢高帝封功臣張良曰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戸乃封良爲留侯留在徐州沛縣今留城鎭占地狹人民寡有留侯廟存焉或以陳留爲子房所封廟貌甚嚴謬也

伏波將軍廟

後漢馬援及路博德俱有功於南方仍皆爲伏波將軍嶺外有伏波將軍廟莫能定其名政和中修九域圖志遂以雙廟爲例祀兩神

諸皐

姚寬西溪叢語云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臯記又有支諾臯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

藏之柰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於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云靈奇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咒曰喏皐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二七循頭乃還著人中人不見晁說非也以上皆叢語余以叢語未盡得之蓋段氏所載皆鬼神事雖獻子所夢有巫名皐而獻子諾之是信皐所言之意亦似可證然葛洪抱朴子內篇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逢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咒曰諾皐太陰將軍獨開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爲束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

取草以傳鼻八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往鬼不能見也以是知諾皐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形之神晁氏不無所本二說皆可取今發明於此

老子與佛生日

唐明皇以任之良之言遂以二月十五日爲老子生日殊不知周以建子爲正唐以建寅爲正失之矣後世多以四月八日爲佛生日亦類此

褦襶子

豫章次韻錢穆父贈松扇詩云可憐遠度幘溝漊堪過今時褦襶子釋名云褦襶子不曉事之稱也出晉程曉詩見藝文類聚初學記二書其詩云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

暑卧出入不相過今世䄐襶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嚬
蹙奈此何搖扇髀中疼流汗正滂沱傳誠諸高明熱行宜見
訶藝文初學二書所載無少異惟太平廣記載啟顔錄有晉
程季明嘲熱客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卧
出入不相過今代愚癡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嚬蹙奈
此何謂當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說無一急唶唶吟何多搖
扇髀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謂爲小事亦是人一瑕傳誠諸朋
友熱行宜見呵此詩比前本多三韻意前二本非全文也一
以爲䄐襶子一以爲愚癡子其末又以訶爲呵當有辨其非
是者其曰程季明是曉之字然晉書無傳魏志有傳宋景文
本多字韻下有兩句云疲倦向之久甫問君極那

傅元兩儀詩

藝文類聚載晉傅元兩儀詩曰兩儀始分元氣上清列宿垂象六位時成日月西邁流景東征悠悠萬物諸品齊名聖人憂世實念羣生初學記亦載傅元兩儀詩云兩儀既分元氣清列宿垂象六位成日月西流景東征悠悠萬物殊品名聖人憂代念羣生據此詩乃七言柏梁體不知與前四言不同何耶

假藉字

漢書朱博傳贊曰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藉用權顏師古曰假音休假藉音以物借人之借又漢書音義曰鄭氏云假藉音以物借人之借按漢書本多作借字晉灼曰若作借

字則無煩云以物借八之借爲作藉字所以有音此論極當蓋古正文無多多假借字以用耳然戰國策荆軻曰願大王少假借之止用此假借字

八米八采

唐張祜寄盧載詩少見雙魚信多聞八米詩用北史文宣帝崩朝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惟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隋書思道傳亦同嘗疑八米無義不可曉偶閱孔毅父續世說所載與史不同仍非米字其說云北齊文宣帝崩當時文士各作挽辭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不過得一二首惟盧思道獨得八首時號八采盧郎劉逖亦

只二首中選中書郎李愔戲遜云盧八問訊劉二遜銜之武成時遜典機密以事中愔武成大怒大加鞭朴遜喜復前憾曰高搥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云云乃知米爲采字竊推之五木之戲其采有十二其四爲玉采貴也其八爲珉采賤也玉采之中有采曰白蓋五木俱白也謂之白八以其筴數八而已思道之詩旣勝于魏收諸人如五木之戲得玉采白八耳故楚辭曰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梟二爲珉采牟者勝也欲勝其梟必呼五白也其說具摴蒱格及國史補遺李翺五木經近時姚寬著西溪叢語以爲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米取數之多蓋姚不得其說而爲臆論也

不如識一丁字

唐書張宏靖傳背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舊史亦同竇苹唐書音訓云丁恐當作个子嘗以竇說雖當而無所據偶讀孔毅父續世說引宏靖曰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箇字乃作此箇字因知箇誤爲丁無可疑者

京索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前漢高祖紀曰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閒破之應劭注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晉灼注曰索音冊顏師古注曰索音求索前索前漢蕭何傳曰漢三年與項羽相拒京索閒韓信傳曰復擊破楚京索閒顏師古注曰索音山客反觀國按後漢郡國

志河南有京縣有索亭北征記有索水其字或作溹則索音山客反是已文選陸士衡撰漢高祖功臣頌曰京索既振引師北討五臣注曰索桑各反乃以索爲胥爾索綯之索誤矣韓退之偃城夜會聯句雪不收新息陽生過京索與萼字韻同押則知亦以索爲胥爾索綯之索亦誤矣以上皆王說予按左氏春秋傳昭公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杜預注云河南城皐縣東有大索城陸德明音義曰索音悉落反以左氏證之五臣退之以索爲胥爾索綯之索爲是而王說非矣

東方姓氏

元和姓纂云東方姓風俗通以爲伏羲之後帝出於震主東

方子孫因以爲氏平原厭次漢大中大夫東方朔然洞冥記云東方朔生三日而母田氏死隣母收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此又何耶

顧愷之小字虎頭

洪駒父詩話謂世所行注老杜詩云是王原叔或云鄧慎思所注甚多踈畧非王鄧書也其甚紕繆者顧愷之小字虎頭維摩詰是過去金粟如來故乞瓦棺寺顧愷之畫維摩詰像詩卒章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乃注云虎頭僧相金粟金地當飾此殊可笑也以上皆洪說予謂洪以虎頭爲愷之小字者蓋取歷代名畫記云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然予考世說乃謂顧愷之爲虎頭將軍每食蔗自尾

至本入或問曰漸入佳境則知虎頭非小字名畫記之誤而洪又承其失耳

匡山非廬山

胡仔苕溪叢話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注詩者曰匡山未詳王觀國按漢郡國志廬江郡潯陽縣劉昭注引釋惠遠廬山記曰有匡俗先生出商周之際居其下受道於仙人時謂所止爲仙人之廬又引豫章舊志曰匡俗先生字君平夏禹之苗裔又建康實錄曰隆安六年桓元遺書於匡山惠遠法師然則匡山者廬山也李太白遊廬山舊矣子美旣不得志而太白復以譖出故子美詩曰頭白好歸來蓋欲招隱爲廬山之遊也以上皆胡仔說予按杜田補遺云范傳正李白

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緜州之屬邑有大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爲僧房號隴西院盖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及唐緜州刺史高忱及崔令欽記所謂匡山乃彰明縣之大匡山非匡廬也乃知學林新編胡仔皆爲妄辯

李白贈杜甫詩

洪駒父詩話云世謂杜子美集中贈李太白詩最多而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尧祠贈杜補闕者老杜也其詩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雲歸滄海少鴈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不獨飯顆山頭之句也以上皆洪說予按李集有沙

邱城下寄杜甫一篇云我來竟何事高臥沙邱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乃知洪失於不審耳

杜彬琵琶皮作絃

陳無已詩話歐陽公謫滁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强也後彬置酒數行遽起還內漸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暮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以上皆陳說葉少蘊避暑錄云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彈琵琶故其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此詩既出彬頗病之

新公改去姓名而人已傳卒不得諱又云琵琶以下撥重爲
難猶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轢絃護索之稱文忠嘗問彬琵
琶之妙亦以此對乃取使教他樂工試爲之下撥絃皆斷因
笑曰如公之絃無乃皮爲之邪故有皮作絃之句而好事者
遂傳彬眞以皮爲絃其實非也唐人說賀懷智以鵾雞筋作
絃人因疑之筋比皮雖有可作絃之理然亦不應得許長且
所貴者聲爾安在以絃爲奇乎梅聖俞醉翁吟亦云當時淼
州所樂者惟有杜彬彈琵琶使誠有之聖俞亦當以異見于
詩也以上皆葉說余按陶岳五代史補云馮道之子能彈琵
琶以皮爲絃世宗令彈深喜之因號琵琶爲遶殿雷乃知以
皮爲絃古有其法而杜彬得之葉爲妄辨無可疑者且文忠

公詩云我昔被謫居滁州雖名爲翁實少年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鎖聲入黃泉則公作此詩時杜彬已死之後葉安得有祈公改去姓名之說哉余以意料之當是葉只據兩句而遂爲此說又不考五代史補偶忘馮氏舊事耳不然何舛誤之甚也

閥閱

漢朱博傳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閥閱詣府音義曰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予按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閥積日曰閱今音義以爲積功曰閱誤也

掩耳偷鐘

諺有掩耳偷鈴非鈴也鐘也亦有所本按呂氏春秋范氏亡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大鐘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怳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任昉勸進牋云惑甚盜鐘功疑不賞

蝦蟆蝕月烏蝕日

東坡云玉川子作月蝕詩以爲蝕月者月中之蝦蟆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蝕日者三足烏也此固因俚說以寓其意戰國策云日月暉于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當矣以上東坡說予按史記龜策列傳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于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于蝦蟆乃知古有其說何東坡偶忘此邪

僧義海評韓文公蘇東坡琴詩

蔡絛西清詩話謂三吳僧義海以琴名世謂歐陽文忠公問東坡琴詩孰優坡答以退之聽穎公琴曰此祇是聽琵琶爾或以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何斯人而斯誤也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言輕柔細屑眞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溢竦觀聽也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闊遠隨飛揚縱橫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穎孤絕不同流俗下俚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聲妙處唯琴爲然琵琶格上聲烏能爾邪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評也以上皆西清詩話余謂義海以數聲非琵琶所及是矣而謂眞

知琴趣則非也昔晁無咎謂嘗見善琴者云浮雲柳絮無根
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爲泛聲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
忽見孤鳳凰爲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爲吟繹
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强爲歷聲也數聲琴中最難工洪慶善
亦嘗引用而未知出于晁是豈義海所知況西清邪東坡後
有聽惟賢琴詩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
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云云亦未知琴春溫和且
平廉折亮以清絲聲皆然何獨琴也牛鳴盎中雉登木槩言
宮角耳八音皆然何獨宮角也聞者以義海爲知言西清又
謂嘗考今昔琴譜謂宮者非宮角者非角又五音迭起宮聲
爲多與五音之正者異此又坡所未知也以上皆西清語余

考史記騶忌子聞齊威王鼓琴而爲說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淸者相也又管子凡聽宮如牛鳴窖中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淸故兒書亦云牛鳴盎中宮雉登木中角以此知義海西淸寡陋而妄爲之說可付之一笑

詩小雅誤作雨無正

毛詩小雅雨無一篇今傳者誤作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學者遂因其失以雨無正名篇失矣蓋篇中第二章云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箋云正長也長官之大夫

漢以牡丹爲木芍藥

王立之詩話載賓護尚書故實云牡丹蓋近有國朝文士集

中無牡丹詩云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已久矣予觀文忠公所爲花品序云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以後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著如沈宋元白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必形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詩但云一叢千朵亦不云其美且異也然余猶以此說爲非惟有牡丹眞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豈不云美也白樂天詩人人散後君須記歸到江南無此花又唐人詩云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豈得爲無人形於篇什以上立之說余按崔豹古今注云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有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爲牡丹又安期生服錬法芍藥二種一者金芍藥二者木芍藥救病金芍藥色白多脂肉木芍藥色紫

瘦多味苦以此知由漢以來以牡丹爲木芍藥耳故溫庭筠詩云山寺明媚木芍藥野馬叫噪官蝦蟆溫猶襲舊名則知前此非不載牡丹也乃知名字顯晦更變所致大抵牡丹佳者有自丹延州來前輩多以因此得名

駙馬都尉

馬永卿嬾眞子錄云駙馬都尉之名起於三國故何晏尚魏公主謂之駙馬都尉然不獨名官以駙馬給之葢御馬之副謂之駙馬從而給之示親愛也故杜預尚晉文帝妹高陸公主至武帝踐阼拜鎭南大將軍給追鋒車第二以上皆馬說予考徐堅敘職官云漢制天子以列侯尚公主諸侯以國人承公主魏晉之後尚公主皆拜駙馬都尉初駙馬都尉漢武

置也掌御馬說文曰駙馬字從馬付聲一曰駙近也疾也今既是掌御馬故不可謂之給以御馬之副

紫微郎

劉莘老摯賀宋舍人啟曰總爲贊書其任乃古之內史觀諸上象其文猶天之紫微唐六典中書令開元元年改爲紫微令五年復舊唐會要中書舍人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爲紫微舍人五年復爲中書舍人故開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員每頭商量事諸舍人同押蓋紫微皇居以比天文紫微宮有令有舍人紫微宮中官屬也白樂天爲舍人詩云獨坐黃昏誰是伴紫微花對紫微郎然則以紫微爲舍人不可也

題妓項帕

姚令威寬記陳德潤云一貴人知成都朝廷遣御史何某入蜀按事貴人遍召幕客詢何人與御史密者有賢良某人令出界候迎兼攜名妓王宮花往候其宴狎出家姬以佐酒善舞何醉喜題其項帕云　按徹梁州更六幺西臺御史惜嬌嬈從今改正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娼出迎遂不復指手而歸余按邵伯溫所載詳且盡疑得其真云文潞公慶歷間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時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讌集有語至京師御史何郯聖從蜀人也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聖從將至潞公亦為之動張愈少愚者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因迎見於漢州因郡會有營妓善

舞聖從喜之問其姓曰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之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辭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日何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何迎其妓雜府中歌少愚詩以酧何何每爲之醉何還朝潞公之謗遂息與陶穀使江南事略相類且云少愚奇士潞公固重其人也

韓子蒼和頻字韻詩

韓子蒼和李道夫詩兩首頻字韻其一云麥天晨氣潤況復雨頻頻其二云李侯梨釘坐風味勝仁頻按上林賦仁頻并閭仙藥錄云檳榔一名仁頻林邑記曰葉如甘蕉音賓恐韓

別有所本耳

閻立本畫蕭翼取蘭亭書

龍圖蔣璨跋閻立本畫蕭翼取蘭亭云右閻右相畫人物五輩其一書生狀者乃唐時西臺御史蕭翼也其一老僧者乃智永嫡孫辨才也太宗雅好法書聞辨才祕藏王右軍蘭亭真蹟令翼取之翼乃易姓名改衣服徑詣辨才朝夕習洽因出御府諸書相與論難以激發之辨才曰老僧有智永禪師所寳蘭亭非此倫比與公相好故出示之翼旣得蘭亭在手徑納袖中遂出太宗御札老僧張頤失色有遺元珠之狀書生意氣揚揚有歸全璧之喜其一吹淋者寫貌尤工非馳譽丹青之手不能爾也紹興十三年二月中澣日書於豫章以

上將匙畫所畫書生狀至以白襴衫烏韡與夫老僧張頤失色之狀皆非也余按唐法書要錄云翼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遂改冠微服至越州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入寺稱賣蠶種因是款狎旣得蘭亭方告驛長報知都督齊善行來宣示敕旨具言所由故僞僧出齋喚歸乃知蕭生御史也且云奉敕遣來取蘭亭蘭亭得矣今喚師取別僧聞語而便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南發據此所畫書生衣白與夫老僧張頤皆失實恐非閻筆託閻以傳世者也

霹靂手胡盧提

張右史明道雜志云錢內翰穆父知開封府斷一大事或語之曰可謂霹靂手錢答曰僅免胡盧提蓋俗語也然余見王

樂道記輕薄者改張鄧公罷政詩云赭案當衙並命時與君兩箇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鶻露蹄乃作鶻露蹄何邪更俟識者

鱸魚鄉

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鄉言惟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見皆作香字魚未爲羹鱠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以上張右史耒說然仁宗朝治平丙午所編松江集有鱸鄉亭等詩其亭尚書屯田郎中林肇所立也其敘云肇頃過松陵讀陳丞相留題有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嘗諷味之去年秋作亭江上差有雅致因取其句中鱸鄉二字爲亭名焉詩云膾鱸珍琢是吳鄉丞相嘗留刻琰章

云云張先子野詩云霓舟忽艤鱸魚鄉樓閣欲凌雲漢域又云但怪鱸鄉一旦成分卻松江半秋色乃知標亭以鱸鄉久矣以鄉為香其誤甚明

諡曰繆

史記蒙恬傳二世賜蒙毅死毅對曰且夫順成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棄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然後世稱穆而不稱繆何也唐許敬宗卒袁思古以敬宗棄長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貊諡曰繆且謂晉何曾忠孝徒以日食萬錢秦秀諡之曰繆敬宗忠孝不逮于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諡之曰繆無負許氏矣陽思敬改諡曰恭失之矣

飲羽

史記漢書記李廣射箭事或云飲羽或云飲鏃顏氏以爲無飲羽之理余按闕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于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臺東西而射踰血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于石梁又新序楚熊渠夜行見寢石彎弓射之沒矢飲羽下視知石梁也卻復射之矢躍無迹

石髮

豫章髙謝逸詩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彫余按酉陽雜俎張乘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髮每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以後可採及月盡悉爛以隨月盛衰若蚌蛤魚胎也審如張說則

石髮生于水中

迴鴈峯

衡州有迴鴈峯皆謂鴈至此不復過自是而迴北耳余按柳子厚過衡州見新花開卻寄弟詩云故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南枝晴天歸路好相逐正是峯頭迴鴈時蓋子厚自永還闕過衡州正春時適見鴈自南而北故其詩云爾豈專謂鴈至此而迴乎乃古今考柳詩不精故耳

經子之錯

嘗記前輩摘經子之錯詩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閱乃鬩也易窺其戶闃其無人蓋內能治然後可以治人孟子以仲子爲巨擘非也齊人以蚯蚓之大者爲巨擘論語子路從夫子

而後遇荷蓧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言此一句當在至則行矣之下簡編差誤所致蓋子路既不見其丈人因告二子以不仕無義云云也不然豈無人而與言哉

非熊

豫章漁父詩范蠡歸來思狡兔呂翁何意兆非熊贈鄭交詩巖居大士是龍象草堂丈人非熊羆按六韜史記非龍非彲非虎非羆無熊字恐豫章別有所本

裴度聖相

葛方立韻語陽秋云裴度在朝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吳元濟授首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師道被擒兩河

諸侯忠者懷强者畏克融庭湊皆不敢桀傲勳烈之盛一時無與比肩者唯李義山指爲聖相詩曰帝得聖相相曰度又曰嗚呼聖皇及聖相亦過矣哉荀卿曰得聖臣者帝若舜禹伊尹周公皆聖臣也謂四人爲聖臣則可裴度爲聖相其可哉以上皆陽秋語余按李義山韓碑詩帝得聖相相曰度其下自注曰晏子春秋仲尼聖相蓋晏子春秋不顯人讀之者少義山恐人以爲疑因注詩下而陽秋議論乃爾鹵莽何邪紹興間曾惇黄州書事亦用此事云裴度只今眞聖相勒碑千載可無人

滅動心不滅照心

洪郎中慶善與祖跋天隱子云吳筠嘗作明眞辨僞輔正除

邪辨方正藏三論詆釋氏以尊道家之說使鈎而知道則此書不作矣司馬子微得天隱子之學其著坐忘論云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不依一物而心常住有事無事常若無心此謂真定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謂真慧慧而不用心與道冥行而久之自然得道其所造如此豈復較同異于名字之間邪以上皆洪說予按洞元靈寶定觀經天尊告左元真人云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不依一法而心常住又云惟非人定慧發遲速則不由人勿令定中急急求慧急則傷性性傷則無慧若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名真慧慧而不用實智若愚益資定慧雙美無極又云唯令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舊業日消新業不造無所罣礙

超脫塵囂肆行而入之自然得道乃知坐忘論取此洪豈偶忘此邪

能改齋漫錄卷六

事實

江總還宅詩

紅顔辭鞏洛白首入轘轅乘春行故里徐步采芳蓀逕毀悲求仲林殘憶巨源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門花落空難徧鶯啼靜易喧無人訪語默何處敘寒溫百年獨如此傷心豈復論乃江總自梁南還尋草市宅詩杜子美晚行口號斷章云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

槎頭縮項編

孟浩然檀溪別業詩云梅花殘臘月柳色半春天鳥泊隨陽雁魚藏縮項編又峴山作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編美人

騁金錯纖手膾紅鮮又送王昌齡詩云土毛無縞紵鄉味有槎頭故杜子美解悶詩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項鯿按杜田作杜詩補遺正謬云槎頭一說爲襄陽郡地名一說爲釣磯上枯木及見曾繹云皆非也爾雅云槮謂之涔槮音滲涔音岑孫炎釋云積柴木水中養魚曰槮襄陽俗謂魚槮爲槎頭言所積柴木槎枒也予以杜曾二公所說皆非蓋二公不讀習鑿齒所撰襄陽耆舊傳所以爲此之紛紛也蓋傳云漢水中鯿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鯿宋張敬兒爲刺史作六櫓船置獻齊高帝曰奉槎頭縮項鯿一千八百頭子美者舊之說槎頭之義乃渙然可曉

對揚抗士卒

杜子美贈李校書詩對揚抗士卒乾沒費倉儲勢藉兵雖用功無禮忽諸御鞍金騕褭宮研玉蟾蜍初不曉對揚抗士卒爲何等語讀上林賦方悟抗挫也五官切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葢李方入對宜論蜀中兵老財匱也又王褒四子講德論曰驚邊抗士屢犯匈奴

白露團

杜子美初月詩云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又白露詩云白露團甘子又江月詩玉露團淸影又絕句玉座應悲白露團按謝惠連詩團團滿葉露謝元暉猶霑餘露團庾抱胥臺露詩惟有團階露承睫共霑衣杜詩所本也

生男墮地要膂力

傳元豫章行云苦相身爲女卑陋難具陳男兒當門戸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雲女育無欣慶不爲家所珍玉顏隨年改丈夫多好新昔爲形與影今爲胡與秦故杜子美云生男墮地要膂力一生富貴傾家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畫者楊契丹

翰林學士吳郡朱景元畫斷云楊契丹隋唐間人官至上儀同六法備該甚有骨氣在閻立本之下余乃悟杜子美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迹遠過楊契丹之句

艓子

杜田杜詩補遺正謬云杜子美最能行云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艓子按揚雄方言南楚江湖湘凡船大者謂之舸艓小舟名音葉言輕如小葉也切韻玉篇並不載艓字余按王智深宋記曰司空劉休範舉兵潛作艦艓則字不爲無所本也

淡沲潭陁

杜子美醉歌行云春光淡沲秦東亭淡沲當是潭陁見富嘉謨明水篇曰陽春二月朝始暾春光潭沲度千門明水時出御至尊而富又本梁簡文和湘東王陽雲樓簷柳詩曰潭陁青帷閉玲瓏朱扇開第陁一字不同文選江賦隨風猗萎與波

潭沲注曰潭沲隨波之貌沲徒我切簡文與富皆本乎此

定昆池

唐劉餗撰隋唐嘉話云中宗朝安樂公主請昆明池帝曰前代以來不以與人公主不悅因大役人徒別掘一池號曰定昆池言勝昆明池既成而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日知詩云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當時作者勞故杜子美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詩云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

將軍樹

杜子美有過宋之問莊斷章云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自注云之問弟執金吾舊注引後漢馮異每所止舍獨在樹下軍中呼爲大樹將軍余以爲事雖本此亦自周庾信隋元行

恭二八詩發之庾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云月落將軍樹風驚御史烏元行恭過故宅云頹城百戰後荒邑四鄰通將軍樹已折步兵途轉窮子美意取此

星劍玉琴

杜子美瞑詩云正枕當星劍收書動玉琴按越絕書越王取純鈞示薛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沈沈如芙蓉往觀于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溢于塘李嶠寶劍篇背上名爲萬年字胸前點作七星文又晉嵇康琴賦有云絃以園客之絲徽以荆山之玉故杜子美取之以爲詩

芳塵

石虎起四十丈樓結珠爲簾垂五色玉佩雜寶異香爲屑風

作則揚之名芳塵塵甚以酒洒之名粘雨按陸雲喜霽賦曰戢流波于桂水兮起芳塵于沉泥雲生于虎之前則芳塵之說不始于石虎也司空曙送高勝謁曹王詩云想君登舊樹重臺掃芳塵

張旭草聖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張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又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詩云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按唐書本傳止言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世呼張顛不言其詳惟李頎有詩贈之其言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則足以見杜所謂東吳精之意其言露頂據胡牀長叫三五聲則足以見所謂脫帽露頂

之意

高舂下舂

淮南子日經于泉隅是謂高舂頓于連石連音爛是謂下舂乃悟梁元帝游後園詩暮春多淑氣斜景落高舂又納涼詩高舂斜日下佳氣滿欄楹唐薛能詩隔溪遥見夕陽舂然山谷夢伯兄詩云相攜猶聽隔溪舂此豈誤也哉

桃花水

陳張正見公無渡河詩櫂折桃花水風横赤箭流乃隋薛道衡渡北河詩桃花長新浪竹箭下奔流所本也桃花水見溝洫志河決而桃花水濛溢又見韓詩外傳竹箭流水愼子日河下龍門流駛竹箭駟馬追之不及故杜子美南征詩春岸

桃花水雲帆楓樹林

灌嬰井

張僧鑒尋陽記云湓口城漢灌嬰所築漢建安中孫權經此城命鑿井適中古甃得石函銘曰漢六年潁陰侯開下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滿百年當爲應運者所開權欣然以爲己瑞井極深湓江有風浪井水輒動邦人因號浪井故李白下尋陽城泛彭蠡詩云浪動灌嬰井尋陽江上風今井在衙城內之西圃又記云上有三石梁長數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吳猛與弟子緣石梁而渡見金闕玉房地皆五色文石故李白詩云金闕前開二峯長銀河倒掛三石梁劉刪詩亦用此事故云危梁耿大壑瀑布洩中天太白本之耶

張平叔贓吏

東坡云白樂天行張平叔戸部侍郎判度支制誥云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平叔議鹽法至爲割剝事見退之集今樂天制誥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以上皆東坡語余讀唐柳氏家訓載柳公綽爲中丞曰張平叔以僥倖承寵及罪發鞫于憲司吏引曰張侍郎公綽叱曰贓吏豈可呼官據案復引曰囚張平叔繫于別圄遂窮竟其失官錢四萬緡以具獄聞此事東坡蓋未之見耶

月隨灰而暈闕

梁朱超舟中望月詩八風先遶暈排霧急移輪梁庾肩吾望月詩圓隨漢東蛤暈逐淮南灰庾信望月詩灰飛重暈缺蓂落獨輪斜周王褒關山月詩灰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蓋用淮南子所謂月隨灰而暈闕杜子美晚月詩云欲得淮南術風吹暈已生

關山月

周王褒有關山月詩云關山夜月明愁色照孤星半形同漢陣全影逐胡兵灰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寄言亭上吏遊客解雞鳴唐德宗朝長孫公輔亦有關山月詩畧云淒淒還切切戍客多離別何處最傷心關山見秋月故杜子美詠月凡使關山者五初月云關山空自寒翫月呈漢中王云關山同

一照吹笛云月傍關山幾處明又寄張彪詩云關山信月明

又十六夜翫月詩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

玉花驄照夜白

明皇雜錄記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又異人錄云玉花驄者以面白故又謂之玉面花驄故杜子美丹青引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

薛稷畫鶴

南部新書云祕省內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餘令畫鳳相傳號四絕故杜子美有通泉縣署屋壁薛少保畫鶴詩所謂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眞

字舞

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遇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王建宮辭也按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字舞者以舞人亞身于地布成字也故建有太平萬歲字之句

白玉堂金華省

古樂府詩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羅酒罇使作邯鄲倡故杜子美詩云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

水晶宮

任昉述異記云吳王闔閭造水晶宮又魏畧曰大秦國以水

晶爲屋柱故杜子美曲江對酒云水精春殿轉霏微

三受降城

杜子美諸將詩云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絶天驕拔漢旌按唐中宗時張仁愿取漠北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絶其南寇封韓國公故杜云耳

臘日賜口脂

景龍文館記三年臘日帝于苑中召近臣賜臘晩自北門入于內殿賜食加口脂臘脂盛以翠碧鏤牙筩故杜子美臘日詩云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王建宮辭云月冷天寒近臘時玉街金瓦雪瀉瀉浴堂門外抄名入公主家人謝口脂皆言臘日賜口脂也

鸊鵜膏

爾雅注鸊鵜似鳧而小膏可瑩刀續英華詩有馬銜苜蓿葉劒瑩鸊鵜膏故杜子美贈太常張卿均詩云健筆夌鸚鵡銛鋒瑩鸊鵜又大食刀歌云鐫錯碧罌鸊鵜膏鋩鍔巳瑩虛秋濤

日亭午

天台賦曰羲和亭午纂要曰日光曰景日景曰晷日氣曰晛日初出曰旭日昕曰晞日溫曰照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昳日晚曰旰日將暮曰薄暮故杜子美晨雨詩云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分又通泉驛詩云溪行衣白濕亭午氣始散

廚人

劉禎瓜賦序曰在曹植座廚人進瓜植命爲賦立成其辭云云故杜子美山館詩云廚人語夜闌戰國策張儀引廚人曰乃知廚人已具戰國策

水精域

江總大莊嚴寺碑俯看驚電影徹琉璃之道遥拖宛虹光徧水精之域故杜宿贊公房詩云身在水精域

雲閣

甘泉賦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李善曰雲閣言高連雲也杜子美詩散騎未知雲閣處又玉戸金鋪李奇曰門首也又璇題玉英應劭曰題頭也榱椽之頭皆以玉飾英華相屬也

地平如掌

沈佺期長安路詩秦地平如掌層城出雲漢故杜子美樂遊
園歌云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

蒼玉佩翠雲裘

禮記曰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
瑜玉士佩瓀玟又宋玉風賦曰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被翠
雲之裘故杜子美更題詩云羣公蒼玉佩天子翠雲裘

蓴爲露葵

顏之推家訓有蔡郎者諱純遂專呼蓴爲露葵面牆之徒遞
相倣傚承聖中士人聘齊主客郎李恕問曰江南有露葵否
答曰露葵是蓴水鄉所出今食者綠葵耳故杜子美茅堂檢
校收稻詩云秋葵煮復新又寄杜佐詩云味豈同金菊香宜

配綠葵

敎坊內人

忽看金輿向月陂宮人接著便相隨恰從中尉門前過當處敎看臥鴨池王建宮詞也按唐著作佐郎崔令欽敎坊記云左右兩敎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坊外有水泊俗號月陂陂形如偃月也故王建述此又言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頭也其家在敎坊內謂之內人家四季給米得幸者謂之十家故王建宮詞云內人對御疊花牋內人唱好龜茲急內人相續報花開內人籠脫繫紅絲內人恐要秋衣著內人爭乞洗兒錢

集弦膠

仙傳拾遺云漢武天漢三年帝廵北海王母遣使獻靈膠四兩乃集弦膠也出鳳麟洲洲上多鳳麟數萬爲羣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之曰集弦膠一名連金泥弓弩已斷之弦刀劍已斷之鐵以膠連續遂不脫也故杜子美病後過王倚飲歌云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

銀牀

杜子美詩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潘子眞詩話以杜用晉史樂志淮南篇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潘引此未盡也按山海經曰海內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高萬仞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郭璞注曰檻欄也故梁簡文雙桐生空井詩云銀牀繫轆轤庾肩吾

九日詩云銀牀落井桐蘇味道井詩澄澈瀉銀牀陸龜蒙井上桐詩獨立傍銀牀碧桐風嫋嫋蓋銀牀者以銀作欄猶山海經所謂以玉爲欄耳洪覺範冷齋夜話不知出此乃引嘉祐中許彥周知澶州河濵漁網得一小石刻詩云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井桐花落盡彊半在銀牀

五夜

衛宏漢舊儀曰五夜者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渾天儀制曰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故杜子美早朝詩云五夜漏聲催曉箭

松花酒

唐原化記有老人訪崔希眞希眞飲以松花酒老人云花澀

無味以一丸藥投之酒味頓美裴鉶傳奇載酒名松醪春故杜子美集載杜員外詩云松醪酒熟旁看醉劉長卿送從兄之淮南詩云泝沿隨桂檝醒醉任松華又至華陽洞詩云蘿月延步虛松花醉閒宴

浮蟻

周庾信謝賜酒詩云浮蟻對春開蓋用曹子建七啓盛以翠尊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故杜子美贈汝陽王詩曰仙醴求浮蟻江樓夜宴詩尊蟻添相續簡院內諸公詩云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

獨酌謠

陳沈炯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獨長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余

不邀不慁復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白樂天以吳祕監有美酒多獨酌但蒙書報不以飲招故云君稱名士誇能飲我是愚夫肯見招蓋用王孝伯讀離騷痛飲酒對此事也

龍鳳膏爲燈

王子年拾遺記海人乘霞舟以赤囊盛數升龍膏獻燕昭王王坐通雲之堂然龍膏爲燈火色耀百里烟色如丹洞冥記漢武帝以丹豹髓白鳳膏磨青錫爲屑以淳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余乃知李長吉歌烹龍炰鳳玉脂泣羅屏繡幕圍香風非鑿空語也

八含

唐沈佺期自考功員外郎拜給事中作詩云旭日千門起初春八舍歸又酬楊給事廉見贈省中詩云分曹八舍斷解袂五時空按應劭漢官儀曰侍中舍有八區論者言員本八人

巴渝曲

樂府解題載武王伐紂歌使工習之號曰巴渝之曲美其地因巴渝以取名杜子美暮春題瀼西草堂詩云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今世所傳印注杜詩乃引前漢禮樂志巴渝鼓員三十六人殊不知巴渝之歌自武王伐紂始

浮查

杜子美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詩末章云浮查並坐得仙老暫相將前輩多引張騫爲證非也余按王子年記堯時有

巨查浮於四海查上有光若星月常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名貫月查又名掛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子美笛詩引胡騎武陵事

杜子美吹笛七言詩云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上句取陳周宏讓長笛吐清氣詩胡騎爭北歸偏知別鄉苦下句取陳賀徹長笛吐清氣詩方知出塞客不憚武陵深舊注下句引桓伊三弄之事非也不見武陵意耳

笛詩清商欲盡奏

杜子美五言吹笛詩云清商欲盡奏宋玉笛賦云吹清商進流徵又云奏苦血沾衣又王徽謂桓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一奏又云故作發聲微向秀思舊賦序曰山陽隣人有吹笛

者發聲嘹喨

滿壁畫滄洲

杜子美何年顧虎頭滿壁畫瀛洲瀛字乃滄字故王介甫詩云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寫滄洲葢杜有山水障歌云開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

短轅車

晉王導傳蔡謨曰但見短轅犢車長柄麈尾按後漢馬援傳乘下澤車注云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短轂者短轅也葢本於周禮冬官車人爲車云

賦日五色

唐書李程傳擢進士宏辭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其

後浩虛舟亦試此題按田俅子云少昊金天氏邑於窮桑天開日五色互照窮桑賦題本此然前漢五行志晉天文志皆云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日五色

桑榆桃李

前輩稱李綱和杜祁公詩收得桑榆歸物外種成桃李滿人間按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見淮南子至若種成桃李則本狄仁傑與裴耀卿事耳按仁傑家傳云薦張柬之袁恕已桓彥範崔元暐敬暉五公咸出公門下皆由州縣官拔置顯位外以爲五公一代之盛桃李也又談藪王泠然上裴耀卿書曰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

都盧尋橦緣竿也

新唐書元載傳及李肇國史補載客有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夫都盧尋橦緣竿之伎也見西京雜記又傅元西都賦云緣竿之伎有都盧尋橦跟掛腹旋也唐人王建有一首尋橦歌云人間百戲皆可學尋橦不比諸餘樂重梳短髻下金鈿紅帽青巾各一邊身輕足捷勝男子繞竿四面爭先緣習多倚附欺竿滑上下蹁躚皆著襪翻身搖頭欲落地却住把烟初似歛大竿百夫擎不起裊裊半在青雲裏纖腰女兒不動容戴行直舞一曲終回頭但覺人眼見矜難恐畏天無風險中更險何曾失山鼠懸頭猿掛膝小垂一手當舞盤斜慘雙蛾看落日斯須改變曲解新貴欲歡他平地人散時滿面生顏色行步依前無氣力漢書曰武帝享四

夷之客作巴俞都盧音義曰體輕善緣張衡西京賦都盧尋橦唐書音訓曰尋橦盧會山名其土人善緣橦竿然不著所出予按漢書曰自合浦南有都盧國大康地志曰都盧國其人善緣高

花門

杜子美好言花門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鶻衙帳故有留花門詩一首又云花門剺面請雪恥又云聞道花門將論功未肯歸又云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楊巨源亦有送太和公主和番詩云北路古來難年光獨忍寒朔雲侵鬢起邊月向眉殘蘆井尋沙到花門度磧看薰風一萬里來處是長安亦言花門也又杜復愁詩云花門小箭好此

物棄沙場岑參送封常淸西征序曰天寶中匈奴囘紇寇邊
踰花門

錦纜維舟

吳甘寧住止常以錦纜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侈陳張正見
賦得雪映夜舟詩檣風吹影落纜錦雜花浮世言錦纜始於
煬帝非也吳陳之間已見矣故杜子美秋興詩云錦纜牙檣
起白鷗又錦纜囘沙磧蘭橈避荻洲又送二翁還江陵詩火
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

雙陸

王建宮詞分明同坐賭櫻桃收却投壺玉腕勞各把沈香雙
陸子局中鬬疊阿誰高按狄仁傑家傳載武后語仁傑曰朕

昨夜夢與人雙陸頻不勝何也對曰雙陸輸者蓋謂宮中無子此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虛儲位哉今新唐史削去宮中兩字止云雙陸不勝無子也余嘗與善博者論之博局有宮其字不可削蓋削之則無以見宮中之意故王建詩亦云

赤壁棲鶻

東坡謫居於黃五年赤壁有巨鶻棲於喬木之上後賦所謂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是也韓子蒼靖康初守黃州三月而罷因游赤壁而鶻已去作詩示何次仲迂叟云綏尋翠竹白沙遊更挽藤梢上上頭豈有危巢尚棲鶻亦無塵跡但飛鷗經營二頃將歸去眷戀羣山爲少留百日使君何足

道空餘詩句滿江樓夾仲和答云兒時宗伯寄吾州諷誦高
丈至白頭二賦八間眞叱鳳五年溪上不驚鷗蟹嘗見水八
猶怒鶻有危巢孰敢留珍重使君尋故迹西風悵望古城樓
二詩皆及鶻巢蓋推賦而云也

灰心忍事霜鬢論兵

唐人詩有意効承平無功答盛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
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
垂照青蠅謾發聲嵩陽舊田地終擬復歸耕中書堂北軒西
壁題灰心霜鬢之句者驗其書舊相李公迪之筆也李入相
時邊兵未動意在忍事之語晏元獻中書郎事詩嘗叙其事
晏詩曰慘慘高槐落凄凄餘菊殘粉牆多記墨聊爲拂塵看

正謂此也前詩乃裴晉公中書即事詩見又元樂

太液池網索

元微之詩𤇺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池浴殿曉聞天語後步郎騎馬笑相隨注網索在太液池上學士候制每歇於此故晏元獻和宋子京召還學士院有云網索軒窗邃鸞坡羽衛重鷁舟還下瀨星駟出飛龍賦待三英集辭須五吏供會看邊燧息橫霈紫泥封者謂此也又一篇云暮召三山峻晨趨一節回乍維青雀舫還直古銀臺陛降丹塗密論思武帳開欲談當世務元藉軼羣才

孟諸

東坡有去杭十五年復遊西湖詩斷章云誰憐寂寞高常侍

老去狂歌憶孟諸高適有兩詩言孟諸其一云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碭間赤帝終已矣白雲長不還其後又有封邱縣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東坡所用乃後一篇也

一日十二憶

唐朱晝喜陳懿至詩云一別一午日一日十二憶苦心無閒時今夕見玉色乃知山谷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之句蓋取此

醉眼曰纈

人皆以眼纈爲出李賀甕甲屏開醉眼纈殊不知出庾信集醉眼曰纈

飛蓬

晉左思賦白髮云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王荆公詩久應飄轉作蓬飛

赤霄行

文選七命掛歸翮於赤霄之表故杜子美薛少保畫鶴詩赤霄有真骨恥飲洿池津送覃二判官詩云肺肝若稍愈亦上赤霄行又有赤霄行詩

打毬唱好

唐楊巨源觀打毬詩云入門百拜瞻雄勢動地三軍唱好聲乃悟王建宮辭所謂對御難爭第一籌殿前不打背身毬內

人唱好龜茲急天子龍輿過玉樓

梅詩用月落參橫事

秦少游和黄法曹梅花詩月落參横畫角哀暗香銷盡令人老世謂少游用古善哉行云月沒參横北斗闌干親友在門忘寢與餐按異人錄載隋開皇中趙師雄遊羅浮一日天寒日暮于松林間酒肆旁舍見美人淡妝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春襲人因與之叩酒家門共飲少頃一緑衣童來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横但惆悵而已乃知少游實用此事

九江千歲龜歌

張文潛有二石龜晁无咎名其大者爲九江小者爲千歲文潛因作九江千歲龜歌一首贈無咎略云老龍洞庭怒蕩覆堯九州謂半山老人也又云禹咄嗟水平流謂司馬君實也

修網銀刀

蘇詩云往年京國厭蓬蒿長羨淮魚壓楚槽今日槖駞橋下泊恣看修網出銀刀觀顏魯公放生池碑方悟此詩湖州所作

渼陂

唐元澄撰秦京雜記載渼陂以魚美得名故杜子美渼陂西南臺詩空濛辨魚艇子美又有渼陂行及鄠縣源大宴渼陂詩廣韻五旨美字下有渼字注云渼陂在京兆鄠縣工部二

詩皆言終南在武功縣與鄠縣北近

銀盤海底出

東方朔神異經記北荒有異國銀盤大五丈中有明珠數丈照千里乃悟盧仝月蝕詩爛銀盤從海底出之語

書畫賤肥貴瘦

山谷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因論天馬詩云曹霸弟子沙苑丞喜作肥馬人笑之李矦論幹獨不爾妙畫骨相遺毛皮翰林評書乃如此賤肥貴瘦人未知葢謂東坡嘗與孫莘老求墨妙亭詩云嶧山傳刻典刑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瘠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意屬此也

撥刺䟦刺

杜子美詩沙頭宿鷺連拳靜船尾跳魚撥刺鳴按撥刺兩字張衡思元賦云彎威弧之撥刺兮射嶓冢之封狼注曰撥音方割反刺音力達反撥刺張弓聲而非魚也唯李太白用意與杜子美同李酬小吏贈雙魚詩云雙鰓呀呷鰭鬣張䟦刺銀盤欲飛去惟李以撥爲䟦

金柅園

臨川郡圃舊名金柅今則沒其名徐鉉鼎臣送從兄赴臨川幕詩云石頭城下春潮滿金柅亭邊綠樹繁謂此也荆公集句送吳顯道詩亦云臨川樓上柅園中

作音佐

張文潛明道雜志韓退之作方橋詩云可居兼可過後乃云方橋如此作是讀作爲佐也余考唐文不止退之皮日休松陵集有湖口卽事六言詩鴛鴦一處兩處舴艋三家五家會把酒船偎荻共君作箇生涯注作去音乃知唐以作音佐舊矣廣韻佐字下有作字並子賀切造也

足下黑子大貴

袁天綱相書云足下有龜文黑子並大貴一品宰輔之相唐北夢瑣言吳行魯少事內官西門軍容一日爲洗足中尉以脚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十軍軍容行魯曰某亦有之乃脫屨呈中尉歎曰我爲汝成之後假以軍職有功除西川節度制云爲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唐開元傳

信記云安祿山初爲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韓公嘗令祿山洗足韓公脚下有黑點子祿山因洗脚而竊視之韓公顧笑曰黑子吾貴相也獨汝窺之亦能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此將軍黑而加大竟不知是何祥也韓公奇而觀之益親厚之約爲義兒而加寵余以二事推考益知天綱之言可信

坐隱手談

豫章奕棊詩坐隱不知巖穴樂手談勝與俗人言按世說王中郎以圍棊是坐隱支公以圍棊爲手談又語林曰王以圍棊爲手談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爲會戲然唐杜陽編云大中間日本國貢王棊子云本國南有集真島島上有手譚

池池中出棊子此又何耶

烏鬼

元微之酬樂天詩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云南人染病並賽烏鬼因悟杜子美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黄魚之意沈存中以烏鬼爲鸕鷀不知又何所據也

分種越人田

唐戴叔倫有撫州對事後送外生宋垓歸饒州覲侍呈上姊夫詩云淹留三十年分種越人田按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諫武帝擊南越云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注云越邑今鄱陽縣也然前漢志皆以干爲汗應劭云汗音干舊唐書地里志云干隋朝去水

好漢長史

東坡餞顧子敦詩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舊史張柬之爲荆州長史則天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好漢用之狄因薦柬之新史易好漢爲奇男子

洗盞開嘗對馬軍

韓持國謝邵堯夫九日遠寄新酒詩云有客忽傳龍阪至開樽如對馬軍嘗自注云錦屏山題名有記河南府使馬軍送新酒余乃知杜詩洗盞開嘗對馬軍

裴二端公

鮑彪杜詩譜論第十卷大歷十四年己酉年五十八有次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詩又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詩又

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詩又有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詩彪皆不著裴二端公爲何人余偶讀蔣參政之奇武昌怡亭序云怡亭銘乃永泰元年李陽氷篆李莒八分而裴虬作銘又云因過浯溪觀唐賢題名有河東裴虬字深源大歷四年爲著作郞兼侍御史道州刺史始知杜甫所謂裴二端公者爲虬也余因著此以補鮑氏之闕裴虬怡亭銘曰崢嶸怡亭盤薄江汀勢壓西塞氣涵東溟風雲自生日月所經衆木成幄羣山作屏故余逃世於此忘形歐公集古錄亦著怡亭本末甚詳

昭靈夫人

東萊先生呂居仁記晁伯宇載之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嘗作

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盃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高祖紀止云漢王即皇帝位於氾水之陽追尊先媪曰昭靈夫人其詳見於陳留風俗傳云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宫招魂幽野於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於梓宫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別酒莫留殘

周庾信舞媚歌六言云少年唯有歡樂飲酒那得留殘豫章長短句云一盃別酒莫留殘出此

一頓食

杜詩頓頓食黃魚頓頓字亦有所本晉謝僕射陶太常詣吳

領軍坐久吳留客作食日已中使婢賣狗供客客比得一頓食殆無氣可語

臨無地

杜詩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今世注本無說王原叔云他本又爲荒蕪之蕪遂兩存之然文選云飛閣下臨於無地

玉魚鐵馬

王原叔又言杜詩多用當時事如云玉魚蒙葬地者事見韋述兩京記鐵馬汗常趨者昭陵石馬助戰是也

禁酒國

東坡次韻趙明叔碧香酒詩先生未出禁酒國蓋用盧仝何時得出禁酒國

木上座

東坡詩留我同行木上座贈君無語竹夫人按慧日至夾山夾山問與甚麼人同行日云有箇木上座蓋謂拄杖也

金叵羅

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按北史祖珽盜神武金叵羅蓋酒器也韓子蒼詩云勸我春風金叵羅

別駕別乘

別駕始後漢州置別駕治中然則別駕者官之名也若別乘則別駕之義非官名也晉庾亮與郭游書云別駕舊與別乘同流王化於萬里任居刺史之半東坡答田國博詩風流別乘多才思

無垢洗更輕

東坡宿海會寺詩本來無垢洗更輕樂府云居士本來無垢

按維摩詰經偈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布以七淨華浴

此無垢人

煩惱睡蛇

東坡石臺長老晉不至席二十年贈詩云誰信吾師非不睡

睡蛇已死得安眠按遺教經煩惱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

乃可安眠坡取此

何遜早梅詩

杜子美和裴迪早梅詩還如何遜在揚州舊注云梁史何遜

傳不見揚州事前輩多引遜早梅詩云兎園標物序驚時最

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横卻月觀花遶凌風臺知應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按此詩見初學記不見在揚州意耳子按三輔决錄云遜在揚州見官梅亂發賦四言詩人得傳寫乃知杜指此事

看朱成碧

李太白前有樽酒行云催絃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按梁王僧孺夜愁示諸賓詩云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又云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爲憶君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看取石榴裙武則天詩也見郭茂倩樂府

和戎如樂和

孔融與常林甫書曰西土之人解仇崇好以順風化萬里雍

穆如樂之和雖爲國家威靈感應亦實士𣪍堪事之效也按左氏傳晉悼公語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乃知融用此語

闕門銀牓

杜詩曲江翠幕排銀牓按神異經曰東方有宮青石爲墻高三仞左右闕高百丈畫以五色門有銀牓

孔子志在春秋

元祐間國學出孔子志在春秋論時學官止引何休公羊序文殊不知出孝經鈎命訣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

天洗兵

杜詩有洗兵行末章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按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入諫曰此非妖歟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烟生遥岸隱月落半崖陰

唐太宗遼東山夜臨秋詩烟生遥岸隱月落半崖陰蓋取沈庾詩沈約登元暢樓詩云雲生片嶺黑日下半溪陰庾肩吾漢高廟詩云塵飛遠騎沒日徙半峯寒

黃鶴樓下仙人洞

東坡集有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其詩云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關老卒饑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羽衣著屐響山前非鬼非

入意其仙石扉三扣聲濤圓洞中鏗鋐落門闢縹緲入石如
飛烟雞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膻
黃金乞得重莫肩持歸包裹弊席氈夜穿茅屋光射天里閭
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
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眞可憐願君爲考然不
然此語可信馮公傳按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徹名曰石照
其右巨石世傳以爲仙人洞也一守關老卒每晨起即拜洞
下一夕月明如晝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嘯久之將復入洞
卒即從之道士曰汝何人邪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士
曰此洞間石速抱一塊去卒持而出石合無從而入明日視
石黃金也鑿而貸之衣食頓富爲隊長所察執之以爲盜也

卒以實告官就取其石至郡則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鉛
因藏於軍資庫中蓋漲當世所言如此故東坡詩用其事

鶴料符

宋景文筆記著闕疑一條云吳郡有鶴料符未詳其義王沂
李淑最爲博識亦答未喻已上皆宋説予按唐松陵集載皮
日休新秋詩云酒坊吏到長相見鶴料符來每探支注云吳
郡有鶴料符桑不知宋偶忘此何耶

經管作離聲

歐陽公詩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經管作離聲按吳越春秋
句踐伐吳乃命國中與之訣而國人悲哀皆作離別之聲
祭以兒宿渡河爲候

渠少蘊避暑錄話記近見翟公巽云作祭儀十卷而未之見問其大約謂如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伺而以俟之其他大抵類此援證皆有據公巽博學多聞不肯輕徇衆所見處過人也予按錢希白洞微志返魂香傳云司天主簿徐肇少失父母常念不面庭闈有蘇德哥者謂肇曰子聞古之返魂香乎肇曰聞之德哥善合此物員外或有求見必道之肇泣言父母事曰後三日夜於此堂中借絲幕二條遮之一如召客仍曰夜半可至盍候鬼宿渡河之後逡巡夜漏已半遂命肇於幕外見之然則翟公巽祭儀以鬼宿渡河爲候者蓋本蘇德哥之事耳豈少蘊偶忘之耶

軟語
杜子美詩夜闌聽軟語本法華經又以軟語一云言詞柔軟

能改齋漫錄卷六